清容居士集

附札記

一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容居士集

附札記

（二十）

袁　桷　撰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題跋

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圖畫奉教題

徽宗扇面

水殿風高菡萏清手題紈扇墨花輕君王猶道宮中熱竟上臨潢五國城

定武蘭亭

薛郎輕薄盜爲鄰蟹爪金鐘眩世人從此子孫千百億錦囊玉軸各稱眞

牧羊圖

高柳風清曉日蒼牧童隨處候陰涼似嫌挾策當年客物我胸中兩未忘

吳元瑜四時折枝

吳生天機握羣動彩筆隨時作輕重幽如靜士槃澗歌妍若妖娥漢宮寵娟娟交鳴疑欲語宛轉不去情相送宣和殿前花似玉珍禽低昂手堪捧傳言寫生論甲乙御筆親題羣輩竦一朝百幻歸逝水舊苑淒涼麥成壟君不見桑間栗留田間雀難作折枝奉宣索

九馬圖

九衢塵沸各低頭。水暗荒陂得自由。矯首天池欲歸去。乘風緩從玉皇游。

江貫道煙雨圖

江生泉石本膏肓。刻削經營入渺茫。老樹雨深龍翼重。隔川雲冷縠紋長。吟鞍欲度愁溪徑。漁艇將歸認石梁。擬向此中尋隱計。底須紫禁謁虛皇。貫道紹興間召至行在所。一夕而卒。

周增水塘秋禽圖

蘆葦蕭蕭秋水清。拒霜迎日鬬紅英。鵁鶄鸂鶒玉休驚訝。歲晚江天得共行。

王振鵬狸奴

書堂綠幕鎮犀懸。花影雲陰得散眠。自是主家扃鎖密。晚風緣木捕新蟬。

天王供佛圖

諸天陳妙供。奉佛演大乘。佛以施受之。佛亦墮因果。所施不願報。自然福無量。布金與獻花。輕重同一念。若以多寡論。富者日增益。天王護虛空。如月七寶合。正覺無等夷。即不入生滅。世人重施報。萬劫成輪迴。問佛佛不言。彈指即成就。

徐白秋塘戲魚圖

魚背水深一尺。溪毛日暎千絲。似笑釣鼇狂客。獨騎瘦馬歸遲。

惠崇小景

惠崇作畫。荆國王文公屢褒奬之。京卞作宣和譜。堅黜之。何耶。余嘗評惠崇遠景。不踰於吳頭楚尾。殆如大年朝陵。止見西洛山水。然黃太史作詩曰。坐我瀟湘洞庭。豈其芒鞵踰楚而南。胸次浩蕩。非少年所作也。此卷得之。

黃太史松風閣詩

謂松有風。松不知。謂風入松。風無形。聲由形始成。言六書者取焉。肇於無名。入於有名。萬化之始。吾未始以妄聽。松動風動。當於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

王生鬼戲圖

青天白日。其呈怪獻醜迺敢是。昔人嘗云。有錢鬼可使。無錢鬼揶揄。作斯圖者。其無乃逆旅燈下。見其情狀。抑亦貂裘珠帽。視窶人子。類以此目之邪。

出山佛像

世尊雪山成道時。日食一麻一米。其枯槁蓋可見。天王八十億衆。猶未深伏。故其撐雄怪醜。溢于面目。胡跪合掌。當是淨瓶不動以後儀相。若曰相好端嚴。閉目則失相。由目成有相俱妄。或有問曰。丈六金身。眞妄曷辨。答者曰。清淨妙法身。無住亦無去。明月印海波。白雲倚巖口。

折枝

錢生調露滴花枝。蜂蝶無知鎮日隨。記得畫橋流水處。雙紅背立隔簾窺。

隆茂宗羅漢

子昂評畫要是具眼隆無住、葉石林門僧久居弁山故其作畫極多德壽宮評畫以隆爲龍眠嫡嗣今觀此卷信然

周昉金星

兌景肅萬寶秋水瀉銀潢渺渺帝子降寶冠穀文裳凝睇白玉京晶熒動瑤光手弄鵾雞絃運撥雲飛揚正心秉無回緩節申以商西游升廣寒東迴從扶桑龜臺鈞天奏八景儼高張出入復安窮隱見定有常閶闔下符呪嗣歲歌穰穰稽首連蜷靈萬年奉虛皇

黃居寶湖石水禽圖

戟眉雲疊翠淒迷更着層峯小殿西誰信蜀王辭劍閣鴛鴦飛盡杜鵑啼

梵隆護法神

威音無喜亦無嗔撐目揚眉定有因欲識世間平等觀雲如流水月如輪

馬賁秋塘水禽圖

古木荒陂澹澹秋禽梟高下意夷猶似憐天際南飛雁年去年來不自由

孤鶴圖

一庭涼月白萬里海雲清似欲乘天女排空入帝京

唐摹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唐摹有二本楮河南微瘦而勁峭徐季海差肥而沈着此本蓋自季海來若希白長沙帖所摹則祖河南舊本施武子墓田丙舍石刻與此筆法無異觀此足以知前人鉤榻之工孔世三十八白而長身猶取其類況此實曾玄也與宜重寶之

傳古龍贊

下土焦聲嗷嘈靈在湫蕩游遨鼓以風挾以濤受帝令行林皋百穀成神功韜庶徽敍靈靡勞

何尊師醉貓

攪甕翻盆勢不禁晚風辭醉首岑岑醒來獨立闌干畔四壁無聲蟋蟀吟

羅漢圖

四果圓融得自如天台樓閣總虛無何人繪畫供青眼拍手雲中笑客愚

錢舜舉禾鼠

七尺長身愧負多清時空食幾囷禾營營蒼鼠嚘分寸不奈詩人總譴訶

徽宗瀛鵬

大液池清皺碧羅兩禽相對盪春波當年肯憶閻中令舐筆和鉛恨未磨

徽宗桃核圖其廣幾尺

三足之烏千歲芝當年曾作帝王癡黃龍府裏沙溪淺準擬平分作酒巵

蕭照江山圖

蕭郎解作湖山圖上皇一見玉色愉明知此景落歌舞別灑妙墨爲訏謨長江吐吞恨無極突兀金鼇障西北雞鳴不聞中夜起零落烽臺候朝夕蒙衝揚帆去如仰遙望青徐在吾掌諸公坐談籌畫疏年年送使瓜州上輪囷米舟踰汴水驕將高眠載吳妓卷盧吹笛斜陽愁折箠投江等兒戲只今承平五十年蜀荆賈客船相聯綆篌傳歌賽神舞不信人間有今古

順宗墨竹

濃淡娟娟涼月低昂淺淺春雲胸次何須千畝筆端咫尺平分

巨然山水

空江浩蕩挾秋聲不是匡廬只秣陵老子定回神觀靜笑渠艇子浪千層

趙昌折枝

瑤池朶朶玉精神滴露研朱竟奪眞蛺蝶不知遮繡幕飛來猶認故園春

時苗留犢圖

伯夷采薇身苦飢人言周土夷受譏鶴翻孤松蟬嘒柳絮腹得免身中肥昔聞汲井嘗投錢清白之子推父嫌人生作事在平易鄒子受金非慊然時君作吏心不懈一犢相辭匪奇怪當年孝廉爭入徵壺飧柴

車魏王令

徽宗瓊蘭殿記（記中云湖湘佳致足以指顧其髣髴）

玉殿遙思湘水遊欲看虞帝九疑秋二君野死難相似宮女當年一樣愁

蘇李河梁圖（李藻）

曾作河梁客山迴溪水灣春看人北上秋見雁南還

燕文貴山水（翰林學士承旨郎中守雲州雲應縣主簿）

晚色蒼茫外秋聲縹緲間亂溪環水佩千嶂疊雲鬟曉瀑村舂急風林寺鐸閒片帆如可託吾欲與君還

海潮圖

銀潢清淺瑞星輝的的秋光下紫微欲識潮音眞實相落迦山畔五銖衣

海狗窠石圖

靈壁層峯負六鼇藥欄花檻翠周遭如何畫史同羣吠不與君王繪旅獒

王振鵬錦標圖

界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爲第一余嘗聞畫史言尺寸層疊皆以準繩爲則殆猶修內司法式分秒不得踰越今聞王君以墨爲濃淡高下是殆以筆爲尺也僚丸秋弈未嘗以繩墨論孫吳之論兵亦猶是也然嘗聞察古之道必由其侈靡者言之余於畫斷有取焉龍舟之圖得無近似不然昔之所傳者安得久遠

至是耶.

徽宗梅雀圖

金帝母家宋外孫.筆畫好樂餘風存.披圖勘書儼相似.天水別記牙籤分.明昌宮中三萬軸.盡日雲窗看不足.平明鐵騎踰河來.玉璽金題碎車轂.上皇寫生工入神.一枝瀟灑江南春.天與之初汝南失.猶解傳藏記.年日、卷題天與元年藏記.爲言當年愛遺墨.不如洗手還河北.

黃宗道播州楊氏女

長頭黑髮垂玄雲.矯矯馬首雙手分.彫弓寶刀左右挾.欲領鐵騎趨崑崙.前關濤湧如壞牆.後砦百溜奔溪篁.羣蠻簇脣爭叫囂.云是楊家女子功最高.旋如長蛇轉空洞.快若俊鶻淩風飄.還家膏沐帶簪珥.父母見之眼垂淚.君不聞木蘭女兒着金鎧.年少從軍顏不改.一朝脫役歸故鄉.樂府相傳至今在.

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

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于南城之天慶寺.命祕書監丞李某爲之主.其王府之寮案.悉以佐執事.籩豆靜嘉.尊罍絜清.酒不強飲.簪佩雜錯.水陸畢湊.各執禮盡歡以承.飲賜而莫敢自恣.酒闌.出圖畫若干卷.命隨其所能.俾識于後.禮成.復命能文詞者.敍其歲月.以昭示來世.竊嘗聞之.五經之傳.左圖是先.女史之訓.有取於繪畫.將以正其視聽.絕其念慮.誠不以五采之可接而爲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達於上下.而草木蟲魚之纖悉.因物以喻意.觀文以

鑒古審時知變其謹於朝夕者盡矣至於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僭溝洫田野則知夫民生之日勞朝覲贊享冕服黼樂詳其儀而愼別之者亦將以寓其儆戒之道是則魯國之所以襲藏而躬玩之者誠有得夫五經之深意夫豈若嗜奇哆聞之士爲耳目計哉河水之精上爲天漢昭回萬物卷雲興而英露集也吾知縑緗之積寶氣旁達候占者必於是乎得泰定元年正月具官袁桷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題跋

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褒賢臣頌後

右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乾道八年。先忠定王守福唐。孝宗皇帝御書。遣使由郡治所賜也。始忠定爲直講時。嘗沐是賜。實署御名。且書王字于後。是後繼帖以進。遂復被是賜焉。猗歟盛哉。惟聖主之得賢臣。唯高宗傅說事相脗合。方王之爲直講。訐謨定計。蓋已見於三善之陳告。監先王之成憲。惟孝宗足以承式克欽承。旁招俊乂。惟忠定足以繼舊學之素。夫豈若持守希阿光禹轟然哉。故其在相位也。知恢復爲正論。時有未至。則寧受衆誚而不避。相位三月。正色引去。未幾符離潰師。張魏公首乞速定和議。則昔之未敢出師。蓋實在是。家居十年。王之心事。露白於天。而昔之言恢復者。皆大言取官位。一無所成就。至是君臣交孚。過闕入對。寶畫森著。實彰厥旨。非偶然也。楠之外大父敷文戶部爲王嫡孫。是生會稽郡君。楠實親出。學術荒薄。爲國朝史官十五年。獲纂金宋舊史。簡帙繁廣。猶未克就。五世孫公升。王之大宗。獲寶是卷。他日願上於太史。俾有考焉。延祐七年十月己酉。外曾孫具官袁楠拜手頓首謹書。

書彭忠毅汝方贈官誥後

忠毅公實尚書器資公之親弟。以尚書門功。補太廟齋郎。故終身爲右選官。方臘陷歙睦杭三州。衢介於

中公以孤城分守。卒罵賊以死。當時贈典。亦至厚矣。嗚呼。豐亨豫大之說行。馴致靖康長驅。中原皆望風迎降。嘗讀兩朝忠義錄而悲之。則公蓋居其首。見危致命。臣子之當爲。徹彼桑土。不能不憾於宣政之事。使龍圖公正色朝著。事寧有是哉。

書高安蔡中允誥後

嗚呼。宋仁宗世。康節邵先生以爲日之方中。至今南北議論無以易。何則。賢人多而朝廷治故也。今觀高安蔡中允誥身而柄世爲史官。請得以考焉。故事進士第一。獨命詞以其相繼者爲首。次其甲乙。若幕職縣佐。則總其詞命以畀之。石揚休字昌言。眉山人。蘇明允先生所敬尊者。以高第爲同州推官。誥中首稱是也。元豐前率沿唐官制。舊六曹尚書侍郎總爲階官。入政府始得之。吏部專職。則有三班審官流內銓等官。誥中署權判。即判流內銓也。知制誥舍人職也。亦元豐正之翰林學士權判。曰郊。宋郊也。言前已改名。非也。李淑五爲翰林學士。景祐間元憲同院。淑忌其先登。譖之曰姓符國號。名應祀天。實斯年也。始更名焉。曰絳陽夏謝希深也。謂爲韓絳者。亦非也。是年父億爲參知政事。無父子同要地之理。竊考仁宗更元凡九。而史官與歷年圖。景祐止四年爲寶元。今誥曰景祐五年。倘不知者。寧不置疑焉。吾敢爲蔡氏子孫言之。景祐實有五年。六月前猶五年也。至秋七月郊。上尊號曰寶元皇帝。凡十四字。遂更寶元焉。是則自七月始爲寶元。紀年者莫知。遂悉以寶元元年書之。先正獻公以祕書監禮部侍郎領史事。先越公爲祕丞著作郎。覩舊史聞於家庭者若是。輔之不鄙。謂余世習臺閣故事。遂書以歸。若夫贊美感慨。有諸賢

說在不容於言矣至治元年九月丁丑史官袁桷書

題放翁訓子帖

放翁先生送其子之官獨書莊子二章以訓或曰五經切近而書莊子何耶余曰自農師右丞師尊臨川臨川宗老莊故其家學世守之此二章足以涉世變清而容物遠禍之基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進德之本也紹熙黨禍萌蘖故逢迎者廢於嘉定標榜者錮於慶元雖善惡歧而當時仕進者寧不自重先生教子之意深矣晚歲一出終能全身以歸觀此蓋可知矣袁桷書

題汪龍溪與從子書後

汪氏皆祖新安故先生祭其遠祖有曰散處諸邑非雲則仍今玉山番陽宣城新安皆同所自獨新安之宗其別爲三貴賤貧富角立不相通敍世遠源分故若是耶先生居饒之德興而宣城諸房皆祖之先生嘗謝其宗衰舉刻有曰渡江而上傷不見於它揚其敦敍同姓無彼我之異中興誥令蓋合王蘇之精整明暢文獻益遠桷以荒陋備員詞林踰十年每惕念罔敢替敬觀遺墨因以識景仰之志至治元年十月壬戌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

晦庵嘗以卓犖奇才股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復以克己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矣嘗聞先生盛年以恢復爲最急議晚歲則曰用兵當在數十年後辛公開禧之際亦曰更須二十年閱歷之深老少議論自

有不同焉者矣公所居號帶湖一夕而燼時文公猶無恙慶元四年公復殿讌此書蓋戊午歲以後所作至六年則文公夢奠矣今觀此帖益知前賢講道彌老不廢炳燭之功良有以也夫

跋蔡君謨帖

蘇文忠評忠惠行書第一後見莆田所刻亦主此論京卜師其從兄而名節虧喪愧恧多矣爾雅姊妹之子爲甥至晉世則謂之郎忠惠日習晉帖語與之俱化矣

題曾文昭詩

文昭文肅當貧苦時皆舍人撫字迄見有成至於制誥則殆青過於藍尚書省記實公所作後評文者謂當爲萬世法器資番陽彭公與公同臺熙豐改更乃若有不同者幸以內相謝事卒爲全人後作史者宜深考焉

跋曾文肅帖

顧子敦爲河北轉運時實司馬公作相之時子宣猶在外服建中調停之說既興善惡玉石黨碑既成則子宣亦復同傳後之作史其去取爲如何嘗讀丞相日記類其子姪若公衰翬繅飾術不可不愼於紹興作史見之

跋楊補之月賦

逃禪老人出處清峭當與魏林同傳思陵愛其所作宮梅將召見之一夕遁去此眞方外士昔人言蜀無

他揚以九州言揚州或言輕揚或言維揚子雲寂寞賴此能紹宗矣

跋米元章帖

中年養生惟獨宿第一東坡貶謫有權發遣之語山谷戒行堅嚴有漫種老生涯之詩信知未易脫釋景遠余故人能寶襄陽二帖晚歲煎熬良不能自存釋氏嘗於此驗生死關閒之者足以戒矣

書東坡寄眞隱詩

東坡先生作續養生論知及之而未知守者晚歲慕丹元子眞隱翁楠嘗深疑之道以氣爲母文以思爲宗二者相反聚散有不同耳神行六虛止者合於自然朝市而能之者無是也故近世方外之說釋性命爲二途平叔之學不復傳言語動作一謂之性卒未見有超然者巽堂內翰明至理通玄微異時登紫霄峯願相與竟其說坡仙游八極之表必撫掌視吾二人矣

跋晉帖

晉帖見於淳化多不成文蓋唐文皇去其斷爛以成卷軸今十七帖號可讀餘則不然矣姜堯章作絳帖釋文旁證曲引有功於金石缺亦疑之此帖蓋唐人搨本欲求文義則幾臆說矣

跋于湖帖

于湖先生與王宣子皆紹興進士第一而皆以政事發身二公皆守湖南此帖蓋于湖江東宣子尹京時也杼山劉季高寓金陵于湖守行宮納謁杼山杼山曰守謁當有故于湖曰願求書法杼山野服以肅于

湖拜而授之。今其書蓋與劉無異也。文獻彫落。因巽堂內翰出其書。敢以過庭所聞者告焉。

書陸子履賀復熙河詩後

王樞密開熙河。功成而萬骨枯矣。至元祐初。司馬公堅欲棄橫山之地。深恐生事之人。復啓邊隙。故耳維州牛李之事。是溫公去取之本心。後之評史。當於是考焉。陸子履。歐公之上客。作是詩。其亦有媚夫上之意。厥今皇圖窮吐蕃而西。唐宋之恥。一洗而盡。時則有若總帥汪公。以元戎經略楨舊為史官。得鋪揚其偉績。今獲觀此卷。始知英賢夷考往事。以展拓其素蘊。盛矣哉。

跋定武禊帖

歐陽公著集古錄。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久矣。後宋諸賢。謂薛向之子嗣昌。私易定武本。別刻石以留公庫。此論千人一律。今以歐公所論。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歸。則民間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為第三本矣。議者又謂嗣昌鑱損湍流帶右天以亂真。後入宣和曲水亭。余嘗毫髮辨證。亦微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名印。而米襄陽親跋尤真。舊藏張參政孝伯家。其子寺丞郎之以書名一時。大變古體。遂不能傳。印識猶可考也。今以余平昔所見本悉疏于後。

不損本

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紙畫右軍象。後明誠親跋。明誠之妻李易安夫人避難寓吾里之奉化。其書畫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勳小印。蓋史中令所用印。圖畫者今在燕山張氏家。

玉順伯本第一跋是王黼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金石錄家藏石刻鍾鼎篆籀鑑銘泉譜倅內府其家兵後不廢近歲丁未饑越新昌尤慘遂悉散落始歸于龍翔道士黃石翁黃祕不示人後有順伯爲浙西提舉時攜入祕省諸賢題名皆有其最著者樓宣獻劉文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籲得於閩中有樓宣獻跋翦碎作册葉與前二本無異今歸子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同觀于鄧之城南崇法院有舒信道字晝然不著名在內侍譚氏家精神無毫髮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沒子固疾呼曰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潘經略時本題識皆德鄰手書滿軸余以有米跋本遂贈鄧善之文原鄧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因留之余跋乃翦去矣

損本

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紙後有賈相跋亦滿紙括蒼鄭陶孫爲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爲翰林應奉貧質于鹽器劉氏屢入子錢卒以逋重爲劉氏所得有叔姓父印

損本多有叔信父篆印蓋宣和曲水亭既成亟以御筆由京兆薛嗣昌家宣取留內璫所暮夜以匱

金紙（即越蟬翼紙）疊三紙連印。故下本肥。中本着中。上本微瘦。然皆無異。此本子昂得於都城。裝成冊葉。甕器劉生手之不置。以銀壺杯孟易之。

翰林承旨趙孟頫家本。得於霅溪陳侍郎振孫伯玉號直齋。其家藏書冠東南。今盡散落。余家亦得其數十種。此本亦有叔信甫印。

翰林侍讀學士張伯淳本。有黃豫章跋。余每疑鑱損與山谷差有後先。然本無異前數本。更俟他日以考。

題薛紹彭帖

長安薛道祖與米元章、劉巨濟爲三友。朝夕議論晉唐雜蹟圖畫。然其作字。則各自成一家。紹興中購薛米書最急。率以小璽印縫。後御府刻米帖十卷。而道祖書不得入石。客杭見道祖書一巨卷于駙馬都尉楊公家。精神峻整。遂深疑紹興不入石之故。問於子昂子昂曰。薛書誠美。微有按模脫墾之嫌。余不能書。而深識其語。私嘗謂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顧韓川媚則蔑有矣。學魯獨居之男子。於道祖見之。至治二年八月乙亥。袁桷記。

魯公坐位帖

坐位帖眞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爲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指後不復有。蓋吳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

爲一行。遂由是平分爲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尙全。嘗手揭數十本。余得坡公揭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眞。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襄陽少年嘗臨之。邵伯温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墨蹟於子昂家。子昂以重資得之。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延祐二年八月丁丑。袁桷氏記。

書梅聖俞詩後

都官公與歐陽公。繇河南幕府。締交最久。至嘉祐元年。始一薦爲直講。距都官之死。僅五年耳。故王荆公挽詩有云。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餾。此蓋爲歐公發也。崑體之變。至公而大成。變於江西律呂失而渾厚乖。馴致後宋。弊有不勝言者。敬觀詩帖。精思以求。益爲之懼。至治三年歲次癸亥正月丁未。後學袁桷書。

黄華帖（名庭筠）

米襄陽學段季展。得其刷掠奮迅。故作大字悉祖之。考諸右軍筆陣。實未有是體。蕭齋丈二。蓋其鼻祖。季展之變由是始。沈傳師實爲雲仍。米良有所本矣。黄華老人百一帖。評品悉祖寶章。故其大字。超軼抗衡、枏、舊閱金帝實錄。老人爲修饌時。坐擅議朝政。受杖。噫。使在慶曆元祐。寧有是耶。至治三年二月。史官袁桷書。

書錢王板授某官長洲縣

五代擾攘十國各有年號獨武肅不以數十州之地自負崎嶇航海入貢中土其設心遠慮良遠至再傳則亦建立元號良由更易不常尊重其一方者不得不爾唐末多板授官於此見之唐有勅授官與此亡異隆殺有等唯錢氏能守之相時以行一門盛事上極宰輔內爲都尉與宋同爲終始吁盛矣哉吳越皆本武肅而散處淮甸亦其苗裔展觀無斁因爲之書

書孔子廟堂碑

永興公守智永舊法故唐能書人盡變唯永興號爲第一以右軍譜系猶在也余嘗見大周本於故家精神逸整其雲仍散落不復可考此當在嫡孫行唐人唯魏華得正傳孔穎達碑與虞相似或云孔卒時永興下世已久

書皇甫君碑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眞再傳爲千文爲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温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題劉共甫與朱文公書

劉共甫樞密世濟忠節而其文詞詔示於隆興乾道之際四方聳動詎止一經生學士哉樞密隧碑實文公所譔文公受知樞密實由韋齋吏部先友事契此書蓋在江東留守時所作扶植故家解釋僚友非盛

德不至是古道寥落肅觀益增泚顙至治三年十有二月袁桷書

跋李公擇尚書帖

公擇尚書手蹟惟鳳墅石刻一見之元祐間爲正人以黃太史爲甥它不足論山房藏書以待天下士盛德至矣哉

題子昂書靈寶經

承旨公作小楷着紙如飛每謂歐褚而下不足論此經尾題距下世纔兩月痛當作慟

書徽宗御書詩

道君書此詩當在寶籙宮所製筆法飛動有凌雲步虛之意眞元杳冥詩中有一點眞元在杳冥之句驗於五國城下殆詩讖與泰定元年三月癸卯袁桷書

跋李時雍墨蹟

思陵翰墨志謂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由是紹興初年二公字畫俱用紹興小璽印縫此卷改初年所收宋世諸賢筆法終不逮唐隴西公書深有懷素氣象觀此足以知其源委

徽宗賜温益搨本黃庭

温益以王邸舊僚崇寧初卽拜中書侍郎其傾邪翕訛見於陳忠肅公之疏迫鄒忠公渡海侵侮范忠宣諸賢之貶湖南而崇寧之主愈近而不疑何哉賈生師傅之論得之矣益死未二十年而其子已登次對

典大藩。又何哉。國之亡也宜矣。黃庭眞蹟。在建中靖國。刻爲祕閣續帖。後易爲大觀帖。余舊得劉無言雙鉤蘭亭。今復得此。感昔人寵遇之非。當因書以爲纍臣之痛。泰定二年七月丙寅。袁桷記。

跋米元章書趙崇公墓誌

故事。宗室墓誌。例屬翰苑譔述。嘗觀歐陽公、王華陽、李淇水、王臨川所譔。殆得玉牒之五六。而其蕃衍盛大。一一皆然。今觀崇公墓誌。多有可書。故鄭太宰所作。得盡製作之美。噫。京城括索。盡籍以行。獨太祖諸孫。號爲疏遠。渡江勃興。皆得奉朝請。人事之不可料。襄陽此卷。龍跳虎臥。不盡贊述太宰此文。亦稱合作。惜與王府明、蔡元長、同傳。訖蔽其名。可爲歎息。

劉貢父與羅正之手帖

彭城劉舍人。晚入西掖。以元祐元年十二月。赤城羅公爲開封縣令。此帖云相望累年。不忘瞻渴。蓋元祐二年書也。嘗考二公相知之舊。始於彭城公之守曹。曹爲盜區。彭城公緩刑而盜息。赤城公時爲濟陰縣。其必有裨於劉公。故其以事罷歸。卽需章留之。有曰。伏以羅適自臨百里。將及二朞。奉詔條主於恪恭。聽獄訟號爲簡諒。有識詠頌。咸謂得古人之風。愿民服從。可以當屬城之最。惜其未盡施設。遽爾罷歸。輒徇輿情。亟陳囊奏。朝廷遂允其請。後自開封推官。爲府界提點刑獄。其制詞曰。強力民事。知其要務。亦公所爲也。羅公政績湮落。少見。漫摭其事書于後云。

書潞公帖

潞公兩守永興。其一自秦州徙知。皇祐之五年也。其一自洛入覲。到郡不數日。卽召還爲樞密使。治平之二年也。此帖謂旦夕赴雍。游嵩之約。竟不如願。蓋入覲時所作也。嘗考潞公之居洛。始於皇祐二年之立廟。其三年罷政。知許州。五年徙秦。復知永興。未嘗一日歸河南也。至嘉祐三年。始判河南。八年。復判河南。居洛凡六年。方家居無事。暢心適意。莫過於窮極山水之樂。而嵩山去洛無信宿。乃不能一踐此約。何哉。昔王逸少欲游蜀都汶嶺弗果。每爲終身恨。公晚年居洛幾三十年。山水清詠。見於篇什。其與逸少之恨異矣。潞公學蘇靈芝書。余嘗見靈芝易州碑。豐峭特甚。觀此筆法尤相肖。越國袁桷書。

跋荊公帖

呂嘉問以元豐元年。自金陵改知潤州。二年四月。落職罷郡。方是時。朝廷積息之弊極矣。公時家居。然猶不悟其非。何哉。昔山谷老人嘗言。荊公不甚知人痛痒。余謂此說殊不近理。夫人之厚薄。皆生於情之好惡。方熙寧間。荊公之所惡者多矣。至於晚年。而其所好者。又皆背叛構禍。宜其平昔簡牘。漠然若無世俗之情。今觀此帖。勞問勤懇。且憂其乏絕。噫。以嘉問之姦。何得公之深若此。余嘗讀荊公與嘉問詩。末章云。所懷在分襟。耕草淚如洗。惜不爲范蜀公司馬公諸賢發之。

跋富韓公帖

神宗初年。銳志更治。虛席以俟富公之來。然當其時。言不足以勝辨。德不可以厭知。君臣之際難矣。此帖謂舁杖自便。蓋斯時也。嘗三復公求退之章。未始不扼腕痛憤。而或者謂公逆知五行休咎之說而退。則

過矣。

跋蔡忠惠帖

蔡忠惠書筆圓韻滿。蓋其楷法精到所至。今人作書。先事行草。是猶未能言而強之以歌也。近世行體多尙嫵媚。回視忠惠書。凜凜有清介之氣。

跋王岐公帖

前賢作家問。語質而情周。非如今人從事筆墨長語。今觀此帖。亦足以少勵薄俗矣。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祖墓與陶山陸右丞祖墓相邇。紹興間。陸氏地爲攢陵。清獻旁近墓地。亦皆歸朝廷。而不絕其祠祭。先朝陵寢。遭賊鞚之酷。痛通于天。而趙氏祖墓。亦莽爲丘墟矣。又聞陸氏祖墓。復歸王氏。今觀此帖。慨不自勝。

陸放翁答杜賢良求試牒書

全華杜氏昆弟文學行義。大科異等。固其常也。然自孝皇設科之初。有司輒抑而不取。故李文簡公之子賢良。猶不免謗議。自此其科遂廢。今觀此帖。有愛莫助之之意。則一試牒。其肯爲杜氏惜。昔葉正則序龍川之文。曰使同甫不登進士。則爲狠藉人矣。噫。科舉之弊。果足以困天下之士哉。

書東坡涼熱偈

東坡先生作藏院記，自謂夢中所作，文不加點，至作魚魫冠頌，落筆驚坐，則所謂夢中語，特神其說耳。今觀涼熱偈語，亦與前二文相似。釋氏之書，皆自梁隋諸臣翻譯，故語質而文窘，至若楞嚴，由房融筆授，始覺暢朗。公文如萬斛泉，風至水湧，鳳翔祈文，與訓誥相表裏，則房融文體，一規近之。如洗金以鹽，濯錦以魚，不亦易也。焦火凝冰，廓然于得喪之域，嶺海炎瘴，又何足道。三挹遺墨，清風冷然。

書鄭資政伯祖中散題名後

山水清事，非矻矻朱墨吏所可與。鄭公邑長於斯，而三游雁山，則其清淨之政，蓋可見矣。雁蕩之名，自唐末始著，故前賢罕有至者。此碑字畫，頗有顏魯公東林題名筆意，益可爲鄭氏家寶。

跋米元章書

陶寂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爲壻，可怪。米元章書。

吳傳朋書曾丞相夫人虞美人草詩

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陰陵失道非天亡，剛強必死仁義喪。王英雄本學萬人敵，安用慘戚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先逐劍花飛，新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時似斂眉，恐悒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清魂杳杳今誰主，玉骨他年恥爲土。會當移植漢王宮，更伴虞前戚姬舞。

右魏國夫人虞美人草歌紹興乙卯七月廿八日吳傳朋爲沈守約書。

南豐諸曾與王廣陵爲文字交。吳紫溪實廣陵之外孫。於曾氏有素。則此詩爲文肅夫人所作無疑。噫。熙寧之逢迎。建中之調停。夫人獨無一語諫其夫。而且倚聲弄筆。尚論漢高之戚姬何耶。前輩嘗言婦人與知文墨非美事。殆有深意。然曾氏子孫空青艇齋。世傳江西之燈。闔庭淵懿。有自來矣。紫溪自謂筆法得柳半葉體。不知此語何所目。豈與魯公犀漏法相類。然不可強解也。

跋黃太史帖

此一帖疑在黔南時所作。有云。愼言重行。蓋息影畏禍之餘意。釋氏與太史有緣。輟錢奉馬。其意蓋可見。

跋東坡黃州謝表

昌黎公潮州謝表。識者謂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黃州謝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過於昌黎多矣。然余嘗讀嶺海謝表。有云。人皆相傳其已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言至於此。章蔡之罪。可勝數哉。

書劉元城與李莊簡公書後

崇觀間。老京竊威簸權。天下善類。皆禁錮不用。而汪龍溪、葉石林、陳簡齋、號爲渡江名賢。亦嘗出門下。至若元城先生、龜山先生、莊簡李公、進退言議。爲一代矩範。而元城奉祠南京。龜山被召。莊簡爲尚書郎。始余嘗疑之。久而後知拯世之道。有不得不如是也。原老京當垂耄之年。逆知公論之不可揜。張爨以一書生。微言警悟。悔心之萌。黨禍漸解。向微諸公少貶以自逭。則其無所顧藉之意。將必置諸死地而後止。方

了齋之爲尊尭也。其意蓋亦若是。至於羣姦轇轕。用權之道。迄不可救。由是聲罪而正之。吁。豈了齋之願若是也。朋黨之禍。盛於東漢。張讓之喪。持正論者一律。獨一陳仲弓往弔。後卒賴以解禍。乃知志士仁人之用心。雖相遠數十百載。蓋未嘗不相同也。此卷皆先生與莊簡公書。淸名勁節。其淵源實自茲始。至紹興和議之首。莊簡入參大政。皆昔時所聞於諸老。救弊之說。遠歷瘴霧。其大節蓋自可見。惟元城先生字畫端謹之妙。有不待贊述。敢因莊簡出處之事。推先哲之所未發者而書于後。丁酉歲正月丙寅。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唐鎭遏使侍御史倪亞手帖

桷與番陽倪仲寶同爲太史屬。一日出其先鎭遏公墨刻一通以示。實象山先生識焉。俾桷有述。謹按鎭遏使廢置之始。由貞元間悉屬諸刺史。而邊於溪峒。連於蠻徼者。則特置城鎭。而刺史不與焉。廣明以來。江淮之地。秦畢孫楊。迭相雄角。而鎭遏之職。隸于節度。信爲犬牙要衝。雄石鎭之得名。實貞元以前遺令。唐制御史別爲憲銜。自押衙都虞候至兵馬使。凡十有二年而始爲監察。又積年而遷止於侍御史。其功高而軍倍。乃得爲中丞焉。故當時稱謂。咸以中丞爲貴。今此帖言中丞。誠尊稱也。仲寶言御史之傳。今十六世。而丘壠昭穆。封植彌謹。遺言舊牒。日補其未備。譬之岷江。初若甕口。而至于海者。其源遠故也。念昔吾里衣冠故胄。皆爲文安公之門人。俯仰變更。而事有不可言。敬觀遺墨。實勞我心。仲寶尊祖敬賢。其深匱藏之。俾勿壞。大德乙巳四明袁桷書。

跋李後主詩葉

右散騎常侍徐鉉奉使汝陰泣覲故國王詩筆太平興國壬午歲前十二月十六日西湖北臺記

李王僻廟北行時猶倚聲製曲不知降王宅果凄抑也晚歲幽憤溢于歌詠竟以憂死獨徐鼎臣守遺臣舊禮痛東鄰之煽禍怨歸錢氏而此卷文億寶之何耶鼎臣題識足厲薄俗方承平時士風藹然故莫有疑迕使以文爲害則當如律令矣悲夫

重光書世謂撥鐙然不解何語按書記言推拖撚拽乃具祕訣先德學士爲李西臺余嘗見其三體道德經及風后廟碑審爲無疑天聖監太平興國四年置監有左右復各有二故此印云第一也畢少董文簡公裔孫由東平南遷多藏圖書雜蹟後入祕府紹興間人謂之畢谷董

李丞相在翰林三十年太平興國八年始入政地如扈李二學士今玉堂集猶存其制誥趙嘗預修實錄所謂初本者是也徐公八分世不多見益可貴重時中宜正色深寶勿爲豪巧者簸侮是日袁柄重記

跋姚子敬所藏東坡書飛白記

東坡先生語慶曆皇祐未嘗不感歎三復此正紹述深意熙寧諸子乃始崇是議元符間何耶舊見蔡君謨飛白廣不盈尺此字當與是記相屬思陵購先朝書入祕府悉去題識今不可復覩而記爲子敬所寶誠可感也夫

東坡玉堂制草

淳化後學士院紙貢從池陽唐五代所用乃矮麻紙熙陵愛李氏澄心遂易此制蘇公此卷正號玉堂底本楠見文潞公呂申公辭免平章批答有賈相私印疑當時故家翦以修媚與此紙無異今留河東李士弘袁楠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題跋

題唐玉眞公主六甲經

靈飛六甲經一卷唐開元間書當時名能書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變習行體獨鍾紹京、守鍾王舊法余嘗見愛州刺史碑、黃庭經無毫髮違越至開元間從貶所入朝一時字畫皆出其手此卷沈著遒正知非經生輩可到審定爲紹京無疑昌隆公主、睿宗第九女景雲元年入道改封玉眞因以名觀方盛夏時工役迫急羣臣諫疏咸入魏知古之疏有曰陛下爲公主造觀將祈福祐季夏之辰興工犯禁百姓居宅卒然逼迫令其轉移功德何有觀地、蓋太平公主之舊第也唐世諸主多強入道以爲報本冥福否則和戎以弭國難爲女子者不亦難矣併識其事于後

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

二先生授學鄉里時踵門而登巍科膺仕者固不一二數殊異以後衣冠淪落有不忍言者獨剡源竺君嗣孫稷猶能守儒保世庋藏二先生遺墨惟謹楠伏讀沈公書誨有曰兢兢自持若果能爾何用師友審竺君誠能用力於是舒公誌其歲月則曰樂道其教子荐更百年敦厚愷悌之澤今復未艾竺君諸孫宜力脩而善繼焉俾勿墜袁楠書

題唐臨講堂司州帖

臨書如九方皐相馬。遺其玄黃。筆意洞達。妙在轉摺。若拘然位置。不復有神韻矣。唐臨十七帖。較閣帖多異。此卷紙品墨色。眞數百年前舊物。宋世唯蘇才翁、米襄陽、得此妙解。能書者必能深辨。

跋鄭太宰奏讌樂章

故事。圜丘明堂。孟享宿齋之夕。六宮起居奉表。必委學士。翼日復命宅學士作宣答詞。車駕還宮。始賀。慶成及錫賚。亦皆學士所爲。詞臣書詔填委。蓋不止是也。自元祐以後。罷合祭儀文。悉倍舊規。國用不足。二蔡之徒。悉遵王安石熙豐理財之法。史官書之。未嘗不慨嘆也。鄭皇后三爲妃嬪。始正后位。實大觀四年之十月。今觀太宰鄭公奏讌樂章之文。在十二月。實此年也。鄭相世居開封三開茅社。雖由椒掖之貴。而其子孫。殆有能以詩書自顯。都承公與裔、詳習刑政。今世所行大理格目。實自公始。蟬聯官簿。見於周文忠公所爲墓碑。四世孫出示手勅。足以見一時文物之美。噫。翩翩不富之戒。又何其速也。延祐三年五月甲子。史官袁桷書。

書唐臨蘭亭（紹興內府故藏）

定武蘭亭。文皇摹本所刻。故毫髮無踰矩。至徧賜諸王羣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精神橫逸。雖抵掌相似。然猶以爲優孟也。余所見元嘉賜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家本第三。才翁本則祖神龍。褚河南悞字本第四。馮承素本二第五。褚庭誨本第六。陸東之本第七。最後復見米老所倣褚河南本第九。倣馮承素本

第九今見此爲十矣十本皆臨書與定武微異同又皆繭紙非雙鈎響搨所可作米友仁定此爲模本失之矣況此卷濃淡結構皆出己意每攬二字落筆尤奇媚米老臨模誰一世豈此法不以授其子耶柯敬仲好法書而近世輒效米老眩易者十有八九故余特敍所見且以爲貴耳賤目之戒

跋齊竟陵王蕭子良書

敘云齊永明三年正月十九日譔自書契以訪唯文字象形鳥跡總成一卷

章續纂書體中有張芝一筆書鍾繇行狎書曹喜懸針篆書杜伯度章草書此卷蓋五十六體之十一耳蕭子良書不傳於世獨述書賦其書有力而無體此卷是唐響搨粉蠟本筆力遒勁有智永舊法宗少文作一環草蕭齊咸慕之子雲書政與此類文皇乃深非之何耶圭璧殘斷然猶審爲朝覲遺寶吾於此書亦云

跋柳誠懸隴西李夫人誌

顏魯公錐沙印泥法僅傳於藏真誠懸真得其遒勁魏晉隸書以扁古爲工至唐虞永興、褚河南、猶守舊法唐世碑刻作字逾廣遂以長勁爲能而晉法悉變矣近世能書家不屑顏柳競爲李北海書而隸體遂絕余拙於書而善鑒未有能易余言者往歲嘗見柳公書清靜經、西昇經、靈寶經、易賦、心經、凡五卷當以此誌爲第一

題定武損本

損本定武多贋。金蟬翼越紙所印。字彌精神。不知者乃以纖瘦疑之。當宜和流觴亭成有旨從薛嗣昌宣索急驛以進。內侍梁師成暮夜亟以蟬翼三紙連覆。得百餘本。故上本差瘦。中本肥瘦得宜。最下本與不損肥本亡異。雖非北紙。實皆薛氏所縮本也。此本蓋是薛氏舊本。紙墨昏渝。殆猶東郭子綦垢弊愈甚而神益清。望而就之。眞有道之士也。

跋懷素草書四帖

藏眞論右軍書未若深服。後乃爲黃長睿所貶。殆釋氏所謂報緣員嶠寶晉之餘。復游戲唐蹟。吾意後人無敢出議口。當以是爲徵。

跋歐陽詢隅奧帖

評書家嘗言率更書難雙鉤。蓋其落筆全在骨法。若塡補肥媚。則失其體。舊見唐彥猷摹鄱陽帖。筆意絕近。此卷殆髣髴之矣。

跋聖教序

三藏記舊經生多習之。李西臺人品高。猶不免蹈襲。今觀此卷。遺其玄黃。非有拘窘。蓬萊神仙海鏡雲滅。濡毫而踞龜殼。非此翁也耶。

跋懷素自敍

自敍墨蹟。俱有蘇子美補字。凡見數本。董逌進德壽殿者爲第一。然子美所補皆同。殆不可曉。善鑒定者。

終莫能次其後先。今觀員嶠所書。貴耳賤目之士。願加詳焉。

跋急就篇

索靖急就。王廣所藏。僅存於衣摺。是渡江時已不完。章法微茫。轉摺之分。少失之則訛謬矣。自唐以後。遂不敢以是擅名。觀此足以驗筆塚之功。噫。誠難矣夫。

跋懷素聖母帖

劉綱得道四明。余嘗欲游山中。攀懸崖。坐石牀。問超世之旨而未得。今觀此帖。極偉怪。素爲文。世未之見。而此帖亦世少摹刻。觀法書幾三十年。謏聞若是。是果孤陋耶。

跋玉笥觀李後主牒

漢武南巡。以天柱爲南嶽。而江西諸山言神仙者皆宗之。玉笥山記所言漢武良本此。至蕭子雲譔立館碑。有曰清虛之館。蓋其地也。李重光以蕞爾小邦。當開寶末年。兵勢寖迫。奉宋正朔不暇給。而猶曰御批。此殆終身不去帝號之誚。所行文又曰準教。則王制也。南唐之亡。城陷猶誦佛不輟。渡江雖功在曹彬。而江面闊狹。表裏實一。僧圖獻于太祖。宋史特諱不言耳。九華先生。道家者流。李主得國之效。觀其成敗。爲之憮然。前史官袁枏書。

跋蔡君謨汝嶺帖

君謨行書。蘇文忠定爲第一。其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備具。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

越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昔人嘗言程李御兵。各善其用。學程之道。猶魯男子也。君謨蓋深知此唐人雙鉤多橫撝。執筆尊謹。懼其妄出胸臆也。今觀汝嶺帖。較唐文皇衆本。益足取徵。延祐五年六月。會稽袁桷書。

祕閣續帖劉無言雙鉤開皇蘭亭

元祐間。詔以祕閣舊蹟淳化所未臨摹者。命劉燾無言董其事。爲續帖十卷。至建中靖國畢工後。大觀間蔡京復增臨十卷。去無言所題。命京改題。通爲二十卷。後復有孫過庭書譜。今世號爲太清樓帖是也。開皇眞本。後由權場。復入德壽御府。號神龍蘭亭。紙前後角有神龍半璽。蓋唐中宗時所用印也。理皇下嫁周漢長公主于駙馬都尉楊鎭。故事。奠雁奏進禮物一百有二十奩。理皇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爲第一奩以報。宋社亡。楊氏子不能守。歸于濟南張參政斯立。大德末年。復歸集賢學士李某。余得見之。以百花蟠龍官作錦爲標首。前有希世藏小璽。眞奇物也。此卷正爲無言在祕閣親摹事見無言手跋。向冰文簡公裔孫、當韓侂胄聚閱古圖畫。皆出冰鑒定。自淳熙後。圖籍考訂之富。惟霅溪向氏、錫山尤延之、諸暨王厚伯三人。然字畫最惡拙。及今與僕遂成四人。延祐七年二月六日。越袁桷記。時官集賢。獲覩此卷。賈相舊物也。

跋蘇文忠與黃師是尺牘

黃師是實先、浦城人。其父穎州府君好謙。與二蘇公爲同年進士。師是遂與蘇公家通姻譜。嘗爲提點刑

獄文忠有曰白首沈下吏緣衣有公言之句所謂緣衣蓋指侍婢朝雲言師是官職之不遷云爾師是官至待制其弟宰、星變上疏論蔡京遂長流海島有子子游脫驂以葬歐陽徹張魏公義之後居四明之奉化此帖縫印曰仁儉者爲子游之子而視師是爲伯祖仁儉之曾孫應春以詩學教授鄉里後其子皆爲達官楠嘗聞長老言其家所藏二蘇公帖凡數十紙五世澤衰皆散落殆盡此帖蓋遭母章碩人之喪文忠所慰唁者舊亦嘗見石本今獲眞蹟爲之深有感焉

跋米元章書

元章壯年學蕭誠書後學段季展最後悉意師褚河南其體三變晚復規模大令往往行書爲長御府米帖有楷書周官性不耐拘檢時有塗注中原諸賢所見周官蓋行書也草書之變始張旭行書之變由米老蓋其頗逸政相似耳孫過庭嘗自言作書無一筆大令善書者必能評其優劣也

跋汪氏推恩誥

右信州汪氏孺人誥一道實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吳太后壽七十時孝宗上壽康壽殿推高年恩所賜也紹熙五年復以八十行慶壽禮未幾孝宗崩危疑之際定立曾孫母儀四朝猗歟盛哉嘗考乾淳之際國境寧謐天子以孝治天下一時郡縣以年高聞于朝者視汴史惟最多舊制男女凡年登百歲得官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而慶壽恩八十以上始得預如前制差等焉張氏自待制時爲宦族則汪氏之年耆蓋可知矣參政師點蓋施公施爲廣信人首相文定王公淮實楠外母祖碩人之大父于時文

定作相。其母夫人猶迎養相府。君臣廣孝。於是可見。元傑沈靜好脩。學老子道。猶能寶家牒於易代之後。故國喬木。藹然遺思。柄也世爲史官。得無書乎。袁柄記。

題李龍眠雅集圖

龍眠舊作雅集圖。在元豐間。于時米元章、劉巨濟、諸賢皆預。蓋宴于王晉卿都尉家所作也。嗣後詩禍興。京師侯邸皆閉門謝客。都尉竟以憂死。不復有雅集矣。元祐更政。蘇文忠公爲中書舍人。黃太史入史館。張右史晁河中爲正字。秦少游以品秩最下。亦校黃本書籍。未幾。晁以憂去。又未幾。趙挺之論蘇公、少游、魯直、同一疏否。則晁亦在疏中矣。噫。元二之際。號爲翕和。黨論之萌。蓋已兆睽良可悲也。此圖蓋作于元祐之初。龍眠在京後。預貢舉考。斯時之集。則孰爲之主歟。曰此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集也。德麟力慕王晉卿侯鯖之盛。見於題詠。文潛嗜飲。樽罍滿几者。其實也。少游疑然有思。其小秦王之意乎。魯直每遇家妓。輒書裙帶。今乃題卷。猶故態也。東坡公精神淩厲。見於筆墨。而待門下三客。蓋未嘗以此易彼。嘗考文章盛時。各展素蘊。故六君子別集體製各備。後宋之弊。以華貫爲重。墓中之文。前歸於周文忠公。樓宣獻鍾之。至於末造。劉龍學專之矣。仰止芸閣庸書于後。

題八馬圖後

龍眠嘗作明皇八馬圖。此蓋其雲仍也。奚官調牧。深得沙苑間意態。畫評云。人稱高名馬虧先匠。余於斯圖亦云。

題雙竹圖

彭城遺派。如俞且軒、梁率庵皆有瀟灑意態。世人貴耳賤目。正不免如米老、牛卽戴嵩象卽章得之誚。此卷雙折枝煙雲慘淡。展閱晴齋頗有莊生去國幾年之意。

書藝祖皇帝十節度風雲圖後

杯酒釋兵柄。此啓運立極之基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攬風雲圖。痛當作慟。遺民袁桷書。

以辟穀圖壽張治中併識其後

參預篤素張公孝伯。于湖先生之從弟。爲貳卿時。有以辟穀圖爲初度壽。翫其詩語。典密超遠。非參預公不能受。未幾入西府。又陪幾政。僞學之禍。公實彌縫。雖一手獨拍。國史時政。至今猶可考也。晚歸桃源領祝釐十餘年。康強壽考。是生樗寮太中公。亦以字畫醞藉重一時。年過八十。作字猶嫵媚。本茂枝亘。有自來矣。桷大父嚴州於太中情好深厚。每相顧語時事艱塞。思欲如參預公嘉泰時不可得。風雲變更。此圖遂爲袁氏家寶。思得留侯裔孫以永兩家傳襲之美。治中張公。精神炳燿。篤志文物。於吾家族祖正肅公。有三世之舊。振轡甬水。言語冰雪。誠信金石。優游孫讓。而發不可犯。事不徒作。超然有黃石公審勢之道。桷往游金華。聽言論之緒。覩茲佳辰。敢以參預張公所至者爲祝。俛仰疇昔。今百二十年矣。庸書所聞爲公壽。四明後學袁桷書。

題趙希遠山水

前賢議大年山水平遠多朝陵往回所見今觀此圖殊有泉石意態吾鄉樓宣獻公嘉泰坐錮十年不作子公書問趙尚書時方尹行都其猶子輩行後先不同要知此書不當以此爲重近世附會率類此

題家山圖

巖壑朱鴻臚翰墨繪事乾淳諸老咸尊許之余屢見其書洛神賦飛湍圖當未易入書畫家評品信知前賢游戲不得以藝名目竹墅先生舊爲江行圖登瀛圖復因思陵書法充爲學書韻譜使之較藝書畫二博士意其猶朱鴻臚也藝成而下韋仲將閻立本懊恨莫雪則知游戲深意未爲害道柄客錢塘獲觀家山圖於其從孫一清典刑日淪雅思清集萃于牆屋之祓文繡宜深寶藏以示同志

題赤壁圖

空濛寒江望斷壁如日色蠶臣誦子作淒然懷土語似傷正氣余嘗讀囚山諸賦深惜其才其不遇果命歟覽此長卷益知東坡翁百折不撓非景物可動爲之一噱

題模本重屏圖

重屏圖至汝陰王明清氏始定正坐者爲南唐李中主像余嘗見樓宣獻公家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祐陵御書樂天偶眠一章噫承平盛時君臣圖治而區區慕企者年之安佚禍及於身國亡於嗣苞桑之戒有自來矣此卷模搨不遺毫髮乃喬仲常所製深得龍眠筆意而精巧過之以此辨定

書牟端明脫韡圖黃魯直返棹圖贊後（子昂畫時守當塗所贊）

嘉定改元。首召樓宣獻公爲翰林學士承旨。更十七年。不復有繼。而學士亦久虛不用。寶慶初。首用鄭忠定公。時則有若洛水程公相繼爲學士。端平則眞文忠。嘉熙則魏文靖。文忠不肯拜命。文靖不兩月。卽入政府矣。淳祐特用三人。曰端明李公。參政應公。其以不能辭者。吳丞相一人耳。至景定始踵用徐公、端明牟公。獨牟公至咸淳初猶學士。噫。四十一年理宗所命內相。不過四五人。則凡號爲學士者誠難矣。方陵陽李先生特以史局入蜀爲參謀。首辟先生以自近。蒼黃出蜀。李公造朝。願給筆札補其書。先生之助爲多。龍翔之役。丁董氣燄無敢犯。一麾出守。惓惓憂國。絕僥躁鼠穴之竄。初圖見之。感指摘文致之弊。太史之圖見之。裕于子孫。經術淵懿。爲東南師表。故國喬木殆於是見之矣。念昔至元乙酉。嘗從子昂承旨公于錢塘。于時年少氣銳。各欲以文墨自見。此圖之作。實在是歲。鼇頭之兆。殆表於是。楠也學不加進。而志日益懦。肅容斯圖。其亦有所感也夫。延祐四年九月。袁桷書。

題楊補之梅

逃禪居士平生文章字畫。清勁簡絜。獨作梅花。習宮體。豈宋廣平遺意邪。德壽殿深愛之。嘗命作橫披。親御翰墨。懼以是干進。卽脫身還里。士大夫自重若此。可以見昔時之盛。

題湯叔雅梅

舊見叔雅作三香圖。蹤二丈。遺其女準奩田四十畝。淸實淸矣。如太淸何。叔雅性慕曠達。其繪事有山林枯槁之意。德壽殿乃不喜之何耶。遇不遇有命。昔人評詩。謂柳塘春水。眞富貴語。叔雅豈故爲是以自況。

然予嘗聞評畫家言竹外一枝水邊搖落非叔雅不能蓋棺論始定於此圖見之

李成寒林

李光丞畫多入御府在民間者其子天章以金帛悉購藏故米元章作無李諭此卷王都尉晉峽中物余留京師見寶繪堂畫峽仙佛折枝禽畜凡三峽後入宣和太上皆御題姓名復加寶璽宣和最重光丞山水今裝潢犀軸皆舊物蓋從畫册表而出之者摺文猶在而後紙略翦去至治元年十一月丙子導尊號玉册置省中歸坐南牕書

題小坡竹石牧牛圖

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徐俾定武罵賊不屈以死其風節不墜光于前人矣坡翁流落困苦有悔不長作多牛翁之語將買田終老于陽羨而志迄不遂此圖之作無乃聆庭訓以寓初意與江南襆被千里一色久客于京塵莊鳥故鄉之思無言而色已動覽之悵然

題李伯時馬性圖

（仁廟賜郡參政此圖爲龍眠李元中作）

龍眠三李元中廉伯時豈淺淺哉嘗聞伯時欲工馬形狀或有告者曰非入天廐不可今世所傳好頭赤等圖悉天廐摹寫鳴立起俛神氣洞馬腹矣後復有告者曰子性非馬性入於自然寧有悔悟使眞入之曷有出理由是懺悔作大士像袁枏曰性以理成物具理具區別有殊性之益彰惟我仁宗皇帝溥博濟

物一視同仁其所以際待大臣者實有差等其膺是賜非臣彬不足以稱龍御上賓先臣不接踵以逝誠有是也夫嗣子升至治二年命小臣袁桷敍本末謹稽首拜手爲之書

題王黃華墨竹

黃華老人祖襄陽筆墨至於平世不遇卒至窮困流離時使之然使生元祐盛時實不在米老下文丹淵用墨意在筆前觀此卷豈在彭城下邪德常評古精詣遂取其評以書

題李龍眠十六羅漢象

龍眠白描多用吳道子臥蠶筆若一用界畫法則非眞矣此卷山林欲鋟骨相巉崿猶有離王舍城眞態非復有江右卑弱儀度神閒意定視天台靈鷲直瞬息事龍眠神氣洞馬腹晚脩蓮社得無冥會耶

題彥敬子昂蘭蕙梅菊畫卷

余嘗見彥敬子昂親作繪事生香踈影光透紙墨觀者莫不斂衽二公旣下世摹傳益多優孟之叔敖幾不可辨觀此生意猶侍杖屨時也

題子昂擊磬圖

君子聽擊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剖瞶父子之亂於斯時也聖人得無所感柴也其來由也其死事果有至於此名書記有擊磬圖不存子昂創意作此本其亦有所感也夫

題鄭有之蘇黃海棠詩卷

吾鄉樓楚公爲令登封得嵩山之石以歸自渡江來南北隔絕其孫宣獻公遂築樓扁曰登封而貯石於其上京洛慨歎其記文實三致意焉華陽自甲午之破衣冠南來不一二數土地之宜登於王所者悉絕若奇花美木往往於前賢題詠中髣髴而不復可覩金華鄭有之北山先生宣撫公之裔孫其家有蜀棠一本猶傳以爲宣撫公自鎮蜀歸時手植有之復得摩圍閣所刻東坡海棠詩一篇又得黃太史所草合爲一卷每花時舉酒展卷高歌居然萬里之勢見於眉睫其於宣獻公之意政相似余嘗聞牛奇章聚花石之奇麗而身不及享近者內翰洪公築瓊圃於第而幾致奇禍孰若宣撫公清名懿行淑於後人一花之微猶存於百數十年之後古人有言曰十年之計在木百年之計在德今德與木俱存而無墜豈不美與謹書其事于後他日訪喬木之居坐花陰之下舉觴相屬當爲賦其事

書趙監酒墓記後

唐世宗室其初皆有封爵世遠親盡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故作史者深爲之歎惜然而石堤谷之悕則又有甚可歎惜焉者也宋太祖懲前代之失諸降王子孫皆得登仕版而柴氏錢氏復與爲婚姻號爲最盛至於靖康大變流離南來皆得奉國牒以見于宗廟絕猜疑之嫌於此可見余嘗自紹興以來考其世系彬彬秀出亡慮數十人至若魏王諸孫雖其族屬號爲疏遠卓然可傳者詞華則德莊仲白清謹則德老父子抑有以知祖宗垂裕之盛乙未秋趙君開叔出其皇祖監酒君之銘謂余曰此相國程公之所作也監酒君於魏王爲九世孫而文昌公之從子也文昌師性命之說於慈湖先生爲時

儒宗曩先人官廣陵時。詔以家世舊聞甚習。暨歸餘姚故居。每拜高曾墓下。讀諸老所述先德。夙夜畏懼。不能承嗣。丙子奔播。善和故書與墓碑俱燬。爲庶爲奴。不敢自恨。獨欲求程公之銘。不可得也。惕然於心。幾二十年。今復獲于四明之族黨。誠不勝慰喜。其爲我記其事。余曰。世之畏禍者多矣。變姓之張祿。別族之輔氏。蓋思以自全也。今君之喜。非昔之喜也。君方以易推策隱市以自活。易之道非止於是。其憂患之深者也。養其支離以盡其天年。斯足以不辱其先矣。餘不足爲道。姑書其事而歸之。

書進脩堂往還尺牘

始曾大父越公從正獻公時。通判少卿方總角誦書。正肅公方入小學。于時諸生從正獻公凡數百人。公教不及諸子。母夫人戴氏手模顏魯公大字以教諸孫宗盟之好。實夫人啟其議。故越公少年作字。亦習此體。後伯祖通判、大父嚴州、尤相與模學進脩堂書體。兩家敦敍情誼。於書牘猶可見也。嘉定癸酉歲。正獻公自九江召歸郎省。越公亦自桐廬入爲奉常屬官。後正獻公爲侍從。而越公復入著庭同朝凡六年。後三年正獻公奉祠歸里。越公以列卿尹臨安。公作詩十章相奇獎勵尤深。而其首章有曰。少年妙譽已超然。不肯隨羣苟目前。蓋猶言昔時遲赴禮部相從事也。暨正獻公薨。越公挽章有曰。燕堂聯族子。講席後諸生。蓋言合譜時事也。自正獻公而下。書牘無慮數百。皆藏二父房。往歲從兄子禮（如）舉此卷以授。己丑之災。凡先世舊物。一夕而燼。獨此以藏于故山。獲全。追念二祖宗盟之始。今已百二十年。舊聞零落。懼不復記憶。因書識于後。俾後之子孫。得以有考云。甲午歲良月。曾孫楠謹識。

書馮將軍翠峯詩後

金煬渡江。世人咸稱采石功爲雄偉。而不知煬之首謀。以海道進兵爲第一。向非膠西用奇決勝。則長驅海陵。江左殆未可保。始余閱李伯微甫雜記。亦書雍公經理關陝之不遂。蓋未嘗不置疑於其間也。膠西之戰。李寶功誠不得泯。若馮將軍事。獨不得見於史爲可恨。惟趙氏遺史所記。號爲詳悉。而所謂當時卓然奇功。皆歸於李寶之偏將曹洋。乃於馮將軍深有異論。且謂獨請海艘借勇以避虜。棄陣卻走於凱旋之先。余嘗反復其事。有知其不然者。夫軍法莫嚴於背兵。李寶非能假馮將軍者也。其捷也。實寶命曹洋詣闕以奏。洋安得不揜美以自稱。方是時。猶概受其賞。將軍之不卻走也明矣。所傳聞異辭。聖人猶疑之。遺史重妄之罪深矣。徽正獻公直筆以行遺事。則將軍之功。不止於泯焉而已也。楠曾大父樞密越公尹行都時。築射圃曰旬閱。下教出將軍射法以試士伍。白首軍校。猶能誦將軍射譜。樞密公訓閱之勤。山陽弄兵。公以不發兵坐視責時宰。由是去國。于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遺志。以報私恩。每思將軍之忠烈。有不待子孫而後傳也。今觀翠峯題詠諸老。贊述滿卷。獨正肅公書尾之語。猶不滿於紹定之事。噫。其亦有望於後者與。彭叟成紀之正裔。今爲范氏後。馮范之譜。猶臨邛高魏之譜也。昔陶商翁、劉景文、以邊將有能詩名。將軍翰墨之美。誠不愧古昔。彭叟以詩書迪紹前人光。其當不止此。敢辨遺史之妄。以補家乘。復以勵彭叟云。丁酉歲正月辛未。越國袁桷書。

書史文靖爲西山先生薦黃參軍家問

嘗讀西山先生通文靖公啟有曰四紀奉常之第三州刺史之符華塗咸擬於直登雅操獨安於平進又曰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味繹詞旨蓋不以赫奕爲可貴也紹定元二先生去國文靖亦歸老里第今觀薦士之急遂因父以致其子而文靖諄諄訓諭尤以先生爲重絕干撓之嫌於斯可見柄聞諸老言永國爲相時欲迎公政府就養不一歲而返方永國之入相也公獨言參預應公宜爲文字官應時以議端平兵事謫歸里未幾果得召命將入國門劉濮二豎相繼論去公聞之歎恨數日噫父子至親宜無所嫌避在隆興時若張紫微之總得近世之江文忠誠有不可處若文靖父子誠無可議一時廷紳不免有趙括之譏慨貴盛之不常愍天運之日圮三復遺墨肅襟以嘻是歲五月乙亥年家孫袁柄謹書于其曾孫益伯題識之後

書張仲實家譜後

古者別姓收族莫嚴於祖廟自宗法不行各尊其禰不待數世而視爲絕族蓋譜牒不脩廟制不立迄無所藏附故耳唐世廟院之法猶有遺意至宋令甲非君賜不得立由是公卿大臣各懷安苟且視以爲難事自渡江來承賜者亡幾其所立廟率燬於火或撤去不復立而獨張忠烈王故廟易代猶無恙方承平時張氏族號最盛散處都邑其房院稱號各以數目爲別歲時烝嘗男女長幼悉列廟下而復擇宗子以主祀傳于今其法蓋未墜也昔摯虞以漢亡之後譜傳之失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推其本始作族姓昭穆

夫當流亂之餘理固若是而先儒以爲厚風俗之道亦莫若明於譜系今仲實因故廟之舊合七世之譜爲行狀上如指諸掌慨今思古將襲德踵燉使夫來者之有以自振而其可傳者非止於章綬赫奕而已夫尋丈之木其爲達拳曲者莫病於本也阿閣之鳳翬翔振迅者無害於德也惟其有之者斯似之也書曰紹聞衣德言又曰迪惟前人光仲實其勖之矣袁桷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世言老子書富國強兵以予觀之是未足知其說老子言佳兵者不祥而陳平亦言陰謀道家所忌夫其書學道者之所祖而言用兵有不得已之意則兵者非眞喜用也宣政以來老姦宦豎爭弄兵立功於僥倖馴致靖康之禍議者謂佳兵於此可見矣至於建炎兵不得不用而一時狃宴媮之久長驅南來蔽遮阻厄者皆望風奔突驍將巨鎭遂廣立屯衞以自重而東南民力匱轉輸供給之苦未幾而紹興用事者言罷兵矣方是時秦氏子誠無所容罪獨張忠烈王有適墮偃月之計而後無與辨之者當罷兵之初莊簡李公嘗同其議檜之始未可以遽議也論檜之罪當成於罷王西府之任蓋姦臣造謀未始不假宿德重望以厭服衆論事成而卽排之者毋怪其若是故李公之去也不數月而王雖一歲而去則亦有所不免夫事之毀譽難定於一時而視其子孫始足以知昔時之行事漢高密侯鄧禹功爲中興第一遲遲長安無以辭光武之責至其訓子孫俾各習一藝則其善後良有古意唐李勣垂歿之訓嚴且明矣敬業之覆宗滅祀終不可逭豈非立后之議誠有遺憾也今王聞孫彬彬滿於家乘施及五世崇德植學以自表著猶不可一二數則是非之公當由是而見因書所聞以附于家傳之後

書史忠定王貸錢券後

楠年十三四時有鄉先生應君文煒年八十餘善談論乾淳諸老舊事爲楠言外高祖忠定越王未第時傲富民錢氏坊以養越國夫人洪氏今天童松徑東皋先生精舍卽坊故址也當紹興甲子歲越國夫人壽周甲子忠定王假坊錢爲酒食以合姻族閭里禮甚具坊故屬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留繫于越宿越賈餅湯媼家是歲鄉試期已迫忠定王不得歸里鬱鬱悵望媼微問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前對翼日媼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以治終事今悉與秀才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我毋惜也王歸果與計偕實紹興之十四年至乾道間王以衮衣偃藩養越國夫人於越時媼猶亡恙王命使者車迎媼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媼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他日官越毋忘媼家時賑與足矣後忠獻爲常平使者復命駕媼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應君又言楓密公帥越余時相從湯媼諸孫猶在楓密公紹先志如初特伺候門下旬日爲異耳今獲從五世孫公升允叟伏覩手券夷攷歲月去秋試纔二月當從此券以償湯媼而楠所聞於應君者不誣謬爲可信謹書以補家乘之缺維王盛德厚行垂裕無極以允叟五世大宗兢恪遵奉睦宗廣孝下賢施當不止智周於家庭慮盡於鄉黨而已也桐木之韓由南潤而愈昌申國之呂至太史而益著韓呂五世孫聞望若此允叟其有以勖之書曰迪惟前人光又曰紹聞衣德言因以勉允叟併以自勵

書焦節婦傳後

唐虞之事載籍莫詳往讀劉氏外紀胡氏皇王紀等書記帝堯之時孝慈力耕桑者表其門閭雖遐邈無本非有類於荒怪不經吾取以爲始焉世衰道微日淪於媮彤管之詩先儒或疑爲季代之作於是淑德內範與男子並稱若列女傳所載張芝桓女之徒皆得如帝堯時故事亦足以惇行表勵噫其意亦深且明矣楊游吳門讀中丞徐公所爲焦氏婦傳誠可謂懿厥哲婦而其彰明之始實自其弟焦侯發之昔屈原作楚詞悲切反復而獨推高陽之玄胄女嬃之嬋媛蓋其好德之心根於自然移爲忠君愛國猶不敢忘其所自使原幸得其時則其光榮之道不假於原之自陳也方今焦侯以明達粹雅嘗舉正於省闥前徽貞行將以請于太史氏更生蔚宗之筆足以稱是非如李文公之傳楊節婦不得入唐史爲可恨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焦侯孝友之道於是乎備矣敢書所聞于後大德庚子越袁桷書

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別爲一體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於浮聲切響而已也白西崑體盛雙積組錯梅歐諸公發爲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爲臨川之宗氣盛而力夸窮抉變化浩浩焉滄海之夾碣石也爲眉山之宗神清骨爽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爲江西之宗二宗爲盛惟臨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矣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爲宗其發爲聲詩不過若釋氏輩倏達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絕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氏爲四靈而唐聲漸復至於末造號爲詩人者極淒切於風雲花月之摹寫力孱氣消規規晚唐之音調而三宗泯然無餘矣

夫梓書以爲詩非詩之正也謂捨書而能名詩者又詩之靡也若玉溪生其幾於二者之間矣吳門湯君往得其過葛嶺諸詩玉辟邪鐵如意之警策有得乎玉溪生之深切精遠余每欲蒐其精良者而一讀之來吳門其從游陳子久相過知湯君之詩雕搜會梓皆子久任其事余不識湯君而知其用意間有與余合遂書玉溪生作詩之源委宋三宗詩體之變以慰湯君庶知湯君非苟於言詩者子久嘗學于湯不知余言能有合於湯否噫詩至於中唐變之始也若玉溪生者跂而望之其不至者非不進也子久年富才俊它日追風雅之正返雲咸之音其視余言殆猶糠秕也大德庚子四明袁桷書

書高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息齋先生蚤歲入辟雍受知于龜山楊先生後掌國子於熙興五峯先生一書慷慨明白遂卽挂冠致事辨春秋王霸未嘗不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末猶復遵守其或變更傅會皆大臣私意或謂與宣和三舍法微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周官乘聲附響無以議爲也舊聞遺落麟臺故史三厄無從考訂郡志疏缺能言高氏出處大致譜牒官號亦不多見而柄以先世遺藏得其集註喪禮若奏牘之見於會要者猶一二條目至於他文則皆未之知也今年春得讀嚴母方夫人墓銘其敍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渝易足以知先生成均之法出於閭塾之遺意而方夫人崇師教子不得與流俗同也噫師友道廢遂恥以師自言陳稽古印綬惡遇舊館人者有之矣婚姻禮乖雖潘楊之睦猶以貧富異心尙何敢脩師友之誼敦婚姻之舊於富貴利達之後也夷攷後唐傳記嚴母之賢者莫若延年與武彼二子苛酷驕蹇

遂不幸使內則懿範見於史氏今嚴氏儒雅奕世聞孫與計偕登仕版者亦不絕書則方夫人之賢不著於郡乘嚴氏之幸也巨川往歲南極交廣蒐奇補軼多四方聞見今垂老隱居充然自足不假於當世而獨卷卷表章先夫人之訓範以示厥後復使高先生之遺文振暴於二百年之後謏聞寡見由是而廣惇本崇禮由是而興不亦韙與謹書其後而歸之大德壬寅二月九日袁桷書

書吳興張景芳祖母費夫人所作華嚴偈頌後

南軒先生祖母魏國夫人日誦華嚴得心法於佛日杲佛日之頓悟機辨亦由華嚴或謂華嚴乃佛富貴此蓋以妄測妄非知道者方魏國學佛時忠獻以忠正謫居南軒先生從五峯游學子孫爲一代師表未始諱言魏國爲異端也近世崇正之說方新凡類近釋氏者子孫皆揜匿不著于家乘今吳興張景芳獨次其祖母夫人偈頌以光示子孫忠厚孝謹將由爾以興敢書宗衮之事以勉大德壬寅良月望日越袁桷書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爲中唐警麗之作其源出於杜拾遺晚自以不及故別爲一體玩其句律未嘗不規規然近之也拾遺愛君憂國一寓於詩而深譏矯正不敢以談笑道若商隱則直爲詆侮非若爲魯諱者使後數百年其詩禍之作當不止流竄嶺海而已也桷往歲嘗病其用事僻昧間閱齊諧外傳諸書籤于其側冶容褊心遂復中止私以爲近世詩學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唐之悲切言理析指者鄰於禪林之曠達

詩雖小道若商隱者未可以遽廢而議也客京師潛庵鄭公示以新選一編去其奇衺俚艷讀其詩若截狐爲裘播精爲炊無一可議去取之當良盡於此昔蕭統定文選至淵明詩存者特少故議之者不置至王介甫選唐百家詩莫敢異議而或者又謂筆札傳錄之際多所遺落嗜好不同固難以一今此編對偶之工一語之切悉附于左商隱之詩如是足矣覽者其何以病因書其說而歸之

書定興王成之墳臺記後

自古不脩墓之說見於禮經世媮俗浮遺墟敗塚子孫有泚其顙而莫以爲怪抑不知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不幸而脩者非禮之正也自墓田定尋丈崇卑之制穨穨世胄率從事翁仲雲闕之靡麗發丘摸金蔑有遺藏抑不知制令之始蓋以防其侈非俾之薄內以事外也定興王成之躬負土之勞高爲墳臺積至尋丈絕椎埋之望而愼終謹始復合於聖人立言之本意吾友李伯宗甫特敍表其事余嘉其純孝之實而復以是說告之大德癸卯七月既望四明袁桷書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茫不知盡性之理按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爲精巧天理人慾三尺童子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唯文詞是師左氏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者皆廢矣噫士何事春秋哉吾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爲春秋傳遂序其意而焚其藁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注纂例清江劉氏傳爲下手余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

公所校號爲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審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唐志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徵旨二卷辨疑七卷余來杭復得徵旨二卷乃皇祐間汴本聞茗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氏傳乃先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絳羅覆其上二書當永爲子孫寶俾勿墜

書鄭潛昭曾祖東谷先生謚議後

胡忠簡論王正道時不知其後之忠烈也廟有碑史有傳斯無愧矣三槐名孫崎嶇擾攘欲以奇計立功業不幸有脫略名教之誚使不若是則幾爲狠藉人矣今觀括蒼鄭公覆謚猶不恕置議禮義名節士之大閑謹于正道蓋將以謹夫後來者耳渡江百餘年屢厄權相獨定謚無敢希指至若賜謚則由舍人行詞端平以後謚愈多而名愈濫惜不得鄭公有以正之嗚呼悲夫

書朔齋先生都梁第一樓詩後

南豐記擬峴臺欲與州民同其樂至朔齋先生之賦都梁第一樓則欲與之同其憂非深知民隱者言不至是此卷筆勢有籌筆驛詩態度嘉定以後士大夫不復崇尚字學獨公與莆田陳復齋號能書二公出處相近要未可以一藝名

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

朔齋先生以宗正兼直後省于時先子方入轉運幕府一見道問家世即以科目劇薦至今照牒猶襲藏

也。今得拜觀遺墨。其藹然友于之意。見于篇翰。前哲愈遠。古道日逾。摛章繪詞。言行實不相顧。觀此亦足以媿警。

書高使君脈圖後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諸賢。獨高使君衍孫。與寄冠珮。清逸儼整。如晉世圖畫賢士。宅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順敍。寒燠銖分。脈法如指諸掌。往時搢紳類能夸詡之。數十年來。士益困。不復知有清事。楠幼與其諸孫一清相過往。見一便面。即使君脈圖也。于時一清方編類經方。惜日不自置。叔祖文昌公猶無恙。其尊聞于家庭者。尤精確可傳信。今幾三十年。而一清所爲醫書十事亦成矣。忘戲作易。神農爲本草。至黃帝述素問、難經等書。三聖人未嘗以卜筮醫藥爲鄙。九流肇分。漢世儒者猶不得尊。則此復何議。至陶弘景、孫思邈、貞白爲高。能令天子大臣傾下敬愛。則道與神完者。未以一概論也。一清方遊公卿間。清名舊閥。當益以貴重。敢誦所聞。書附脈圖。使來者得以攷。清容居士書。

題忽訥監司畫象詩卷後

成都郡治。歷唐宋幾五六百年。牧守皆有畫像。政績可紀。若韋相國、張益州、愈遠而愈不忘。其治守無狀。耄倪咸指其像。爭詬詈以病。蓋棺事定。豈虛語哉。忽訥監司。按臨長沙。墓木已拱。其子脫帖木兒宣武公知遺愛之被於長沙也至厚。歲久而泯落。將懼夫子孫之敍述者未足以傳信。固雖豐碑善頌。皆迫於一時之指使。考其相與社而祝之者。審像以觀。則得以察其平昔治行之實。永久而益信。詎家庭之所少。而

遠求數千里之外哉。徧觀鉅軸。其意有若未盡。楠也職太史。韋丹之碑。其能肯多讓。願泚筆以俟。

書白敬甫三歲作大字卷

柳柳州、劉賓客、在海嶠。爲二童作詩。有曰。小兒弄筆不能嗔。涴筆書牕且賞勤。柳州則曰。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二賢期待如此。彼二童迄莫能有聞。梧竹先生一爲元公期奬。卒有成就。在易蒙之六五。解者謂默識心通。爲顏子得之。令聞壽考。先生實何愧焉。傳示子孫。俾無斁以承。

書胡評事夢昱印紙

楠幼歲嘗讀曾大父楹密越公家乘。言寶慶改元九月旦。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邸死非上旨。當立孤以明本意。于時相臣震怒。入對兩宮。乞黜去。未幾。御史李知孝、希旨具疏。削籍度嶺。先公時尹錢塘。力過閣言。削籍故事。必下京兆。書考功籍。公遲不肯署。復三入閣。相怒曰。趣書。何言宿留。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當悔復。吾毋爲禍首。且考功籍。謹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繇是戒兵士善護。復密以錢鏹相遺贈。自後先公門人王公邁亦踵論濟邸事。而公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諸老敍復。楠獨不得與胡氏子弟參論。來京師。豫章周儀之間言是事。楠具所以儀之曰。胡公諸孫。攜考功紙來。與子語誠不忘。噫。吳夫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集英。先公時爲參詳。併識于是。謹書其後而歸之。乙巳歲三月甲戌。袁楠記。

書吳景山樂府

景山吳先生佐金陵閫府時先子實爲貳車亦入幕嘗爲柄言先生壯歲客羣公飛牋疾記坐宴席卽就就亦弗視言論冰雪懷吐奇磊不肯屈人下晚始第奉常嘗鬱鬱自慨語昔時承平事謂今當不復有未幾逃難解散先生亦竟謝人世後十餘年其子博文爲四明郡博士先子家居敦敍夙昔猶一日也柄客京師博文適先後至乃出先生手澤一通以示蓋方回堯章之伯仲非如劉改之徒嗢嗚叱咤以氣爲言者也唐子西之詠梅不免以倨傲得罪先生之詞蘊而不露哀而不怨情見乎辭而莫知其止殆駸駸乎國風矣俯仰疇昔悲不自勝幷志先子遺語而歸之大德乙巳契家子四明袁柄書

書黃彥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于天下方是時紛立角進漫不知統緒謹懦者循音節宕跌者擇險固獨東萊呂舍人憫而憂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以議而宗豫章爲江西焉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解之者曰詩至於是蔑有能繼者矣數十年來詩益廢爲江西者嘗慷慨自許掉鞅出門卒遇虎象空拳恣睢復卻立循避不敢近使解者之言迄幸而中噫然則其果不可以復古與柄來京師遇黃生景章于旅次問其譜別于太史爲七世而尚書公叔敖之所自出示其詩宮商敷宣黯然不遇之意絕于詞氣吾知其充然以脩與太史氏之學者非子其誰也夫別江西之宗者是不至太史之堂者也曠百載而有俟捨諸孫曷有望焉念嘉泰間尚書之孫犖爲常平使者于吳曾大父樞密越公丞邑吳江檄定理役時蘇師旦驟幸顯獨絕請託無隱使者大喜得剡于朝而改邑焉俯仰百年門下之誼猶一日也庸敍疇昔

而勉之。大德乙巳八月中秋書于其詩後。

書劉將軍詩

言用兵者必曰師尙父。讀其遺書。多奇簡韻語。非深知詩者不至爾。噫。采薇杕杜。詠歌勞苦。雖賤微者猶能知。則古言詩抑豈有文武異哉。今觀劉將軍詩。藹然有觀民風審知止之意。使高達夫、劉景文復生。攬轡並行。未知孰先後也。陳郡袁桷書。

題金承安樂府

幼歲見老樂工歌梨園音曲。若不相屬。而均數無少間斷。猶纍纍貫珠之遺意也。承安老人所補歌曲。按其音節無少異。此殆以文爲戲者。黃豫章嘗評小山樂府爲狹邪之鼓吹。豪士之大雅。風流日遠。惜不得共論承平王孫故態爲之慨然。

書清江羅道士詩後

往歲卜居城南。遇梓人焉。曰。築室之制。崇廣纖鉅。必謹其規體。梗楠杞梓。若一而用之。則堂觀亭室。各不相類。余於是悟作詩法亦猶是也。近世工清儉者局於律。師宕逸者鄰於豪。角立墨守。迄無以融液。詩幾乎息矣。噫。風雅頌之體。夫子何自而分哉。清江羅道士詩。余讀之。審劑輕重。分析清濁。大者合繩墨。小者適程度。似欲各取其長。誠非苟於言詩者。余聞學仙之說。內固而神益清。養之以歲年。斯孰禦矣。詩其果有二道乎。

題蕭安撫迪後記

老瞞視天下事如探丸。晚歲眞態始見。李衡號良二千石。猶不免爲諸兒計慮。乃知情愛、雖雄烈有所不忘。蕭公安撫副使書迪後記。上推本始。爰及疏遠。教之食之。一語不及其私。觀者興起。噫。故國世臣。俯仰事變。何害不有。獨蕭氏孫曾爲名太守。賢御史。官簿益顯。今四世孫文孫。靜敏好學。年弱冠。上書御史府。言救荒事皆切實語。行受選用。種德之報。是眞有慶矣。尙勉之哉。

書謝道士歸洞庭詩卷後

古之善養生者。必適夫寬閒之地。順其陰陽。使神足以恬。不能有動於心。苟絕其所爲。深林巉巖。隱翳自處。將感悔震掉。日有不給。且外不能以自治。其理內者奚以合榮觀之道。豈徒言哉。江湖之水。至岳陽而安流。停蓄廣衍。動靜交養。栝蒼馮道士居之三十年。安且樂矣。北遊京師。縱耳目之廣。益舒其和平。夫山極於燕。水極於洞庭。求其怪險不可得。將安於自然。道入于自然。則刻形毀志。竊據詭幻者。吾不知其說也。今歸主其徒。與之游者各爲歌詩。四明袁桷敍。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

壽張先生精忠讜論。爲一代師表。其居家御飭子弟。遺言懿範。故家往往猶能傳誦稱道。聞其曾孫脩謹自振。能世其家。一日示以深寧先生所作存靖齋銘。凜焉大訓。嶷然于頹波橫流之域。紬繹旨意。深有感焉者也。靖念曾大父樞密越公。淳熙癸卯。與文靖公同薦于鄉。至嘉定間。同在館閣。今百三十有八年。兩

家子弟罔敢曠墜而楠承教於深寧先生者彌厚敢益以自勵亦以勉夫張君焉辛亥歲後學袁楠書

書鄭魯公全拙齋銘後

粵昔先正忠獻韓公詩書五世其父康州牧工於詞章尹河南富鄭公誌其事渡江南來忠獻張公忠肅虞公尚論其世皆著書立言有以自見至于二公發揚光顯百餘年間懦夫庸子猶能仰止自厲審其先德源委端有來也太師魯國鄭公劬躬敏行是生忠定丞相爲穆陵舊學其四世孫奕夫示公所爲全拙齋銘紬繹莊生之用大不幾於贅矣念昔先曾大父越公嘉定丁丑編次集英進士是歲丞相實奉廷對紹定辛卯復同在宥府楠以先世餘緒得獲壻門下風塵荐更甬東世槐不可復覩深以爲拙幾辱而巧鄰薄與其薄也寧辱楠不佞猶願於魯公取法焉敢以自勵亦以勉夫鄭氏諸孫深味之

書鄭魯公嘗充達庵記後

占夢之書具于藝文自漢而下其學已不可究雖間有占驗往往鄰於附會聞忠定公以魯公所夢遍閱釋道諸書迄莫能解今雖廣爲箋釋使能言于未遇之前誠果奇矣忠定布衣時嘗夢有告公者他日公官位當止尚書後除禮部辭不拜由內相入政府身後卒贈尚書令此夢之符有不待辨而明者因以舊聞併補于家乘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

舊令義士節婦焯然表著者得入國史實錄周召二南正始之道此殆其遺意也世祖皇帝天兵下山東

膺東諸侯之任者維高密鄭公聞昔時諸老言僭亂以後削荒易頒納諸軌範緊鄭公是倚褒嘉之典書于太史澤遺子孫振家聲以趾媺者纓紱相接內教嚴整薰然正直流于士女終始貞絜桶待罪史館異日得秉筆書鄭公家世遺事附錄節婦于後亦足以光盛世文明熙洽之偉焉得而遜諸

跋瑱山經德堂記後（象山先生作）

晦庵先生晚歲每言陸文安公之門人多得踐履是蓋深憂其徒之學鄰於上達後百餘年黨同惡異空言相高其弊有甚於昔今觀瑱山吳氏編次師友淵源罔有缺軼是又其門人之諸孫也勉之哉晦庵之言是誠有驗矣延祐改元陳郡袁桷書

吳饒公制書跋

史遷序道家以清淨爲至言作封禪書唯紀祠祝符應旨哉言乎能知史遷之微斯近之矣皇朝累聖繼體守文基祚寖隆維臣全節職掌玄學敷澤道德夸誕胥鄉之說悉所不取祈天永命與易範相表裏至大三年褒嘉典行遂特貽其祖父哀榮備美聞者歆企粵昔開元有臣法善前席之對皆理道要術追顯先代而史官紀載弗克偉著論者惜之恭讀贊書景命於燦移孝爲忠全節之志罔敢自替太史氏誠宜泚筆以登信史使知皇元崇尚實邁往古來者得以有考云延祐改元史臣桷謹記

跋象山先生經德堂記後

朱文公答項平甫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

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某自覺於爲己爲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今觀文安公所作經德堂記塡山吳伯厚乃其門人諸孫持守之學有舊謹錄文公語于前俾愧夫世之貴耳賤目者願勉之哉

書南劍謝君程文後

李漢定昌黎文獨序其古賦而明水賦不得入今世定爲外集者蓋趙氏本也唐宋以詞賦取士其所爲文率不傳後至王安石改經義獨張庭堅陳古正義闡儒先之微旨故東萊呂氏取而第之往歲聞閩中諸先賢如莆陽二劉正字三山二林公皆別爲程文傳于其家而鄭屯田鍔通五經資其說以取進士皆私相祕藏非其門人傳授不可復得屯田嘗講授四明樓宣獻沈端憲皆諸弟子于時談經之士專守師說非若後時鑿新逞奇以取有司之悅而昔時爲有司者又皆溫良敦厚以成國家之盛今世之所傳者斷自乾道淳熙之際彬彬然猶可考也延平謝君用和示其先人所爲詩論及其程文文獻之徵將於是有取噫宋世帖經墨義之制雖見於史莫得詳自呂申公試卷之編行而其法具在謝君之意余深知之史氏之爲宋史者尚宜有取焉史官袁桷書

書順堂記後

抑嘗觀易而知乾坤之用焉坤固順也而承天者逆也乾坤定而人行乎其中仰觀乎天七政繫焉猶不得與天同則人之所以法坤者猶法天也事生於有爲貧富壽夭遵其自然庸詎知吾之謂逆者非順也

耶．故動心忍性者逆之用．存心養性者順之體也．尙書元公、以順之道．由逆相須．蜀郡虞博士．取坤順以爲德．余謂李君能盡天道．斯能盡人事之理矣．

書廬陵蕭煥有救荒策後

救荒莫弊於蠲度牒．宋世大儒猶不免遵而行之．民益惰而食益衆矣．蠲爵之令．盛於秦漢．然不使之治民．猶有成周遺意．降于後王．令下而中變．習爲固常．望望然以去．於是禁抑與而敲朴繁矣．廬陵蕭煥有、來京師．簡靜自脩．心鄙諸人咄嗟取大官．閉門無競．一日上書御史府．陳救荒三策．三策行而祿弗及．噫．今世上書率資以爲仕進．然卒未嘗有見用者．甚者圖絕域．覈稅畝以自便．朝廷清明．卒報罷而猶未悔．視煥有三策．寧不有愧．然天下之弊．在於斟酌損益．救荒有書．而先賢素講．猶有缺然．年至而學益加．煥有之進．殆未已也．延祐丙辰八月旦日．史官袁桷書．

書余國輔詩後

余嘗以爲聲詩述作之盛．四方語諺．若不相似．考其音節．則未有不同焉者．何也．詩盛於周．稍變於建安黃初．下於唐．其聲猶同也．豫章黃太史出．感比物聯事之冗．於是謂聲由心生．因聲以求．幾逐於外．清濁高下．語必先之．於聲何病焉．法立則弊生．驟相模倣．豪宕怪奇．而詩益浸淫矣．臨川王文公語規於唐．其自高者．始宗師之．拘焉若不能以廣．較而論之．其病亦相似也．余君國輔．生臨川．守宗曾源．其所爲詩．質者合自然．華者存至理．雍容悼歎．知時之不遇．猶先王國風之意也．小弁之怨．爲親親．黍離之憫．爲宗周．

酌古之詩詳之矣秉彝好德詩之道也在昔先正以是言之矣楠從子瑛曩嘗獲師國輔仰其高風敬申以言之

書程君貞詩後

風雅異義今言詩者一之然則曷爲風黃初建安得之雅之體漢樂府諸詩近之蕭統之集雅未之見也詩近於風情性之自然齊梁而降風其熄矣由宋以來有三變焉梅歐以紆徐寫其材高者凌山嶽幽者穿巖竇而其反覆蹈厲有不能已於言者風之變盡矣黃陳取其奇以爲言言過於奇奇有所不通焉蘇公以其詞超於情嗒然以爲正頹然以爲近後之言詩者爭慕之音與政通因之以復古則必於盛明平治之時唐之元和宋之慶曆斯近矣感昔時流離兵塵之衝言不能以宣其愁而責之以合乎古亦難矣夫詩之言風悲憤怨刺之所由始去古未遠則其道猶在越千百年日趨於近是不知國風之作出於不得已之言也程君貞其爲詩淡而和簡而正不激以爲高春容怡愉將以鳴太平之盛其不遇之意發乎心而未始以爲怨也雅也者朝廷宗廟之所宜用儀文日興絃歌金石迭奏合響非程君其誰宜也願勉乎哉

書杜東洲詩集後

蘇文忠自渡嶺海以後詩律大變蓋其精神氣概逢海若而不慴噴薄變化迎受之而莫辭昔之善賦詠者必窮涉歷之遠至於空巖隱士其所諷擬不過空林古澗語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廣耳目之奇寫胸臆

之偉哉。杜君臣傑。乘漕艭。遵神山。閱海市。觀光於上京。食冰嚙雪。足跡之所歷。不盡不止。壯矣哉。故其所爲詩。視其篇題。誠足以奪山林之固陋。至於鍛鍊之工。搜抉之巧。發於心聲。自然合笙鏞之間。歌錯錦綺之奇文。夫豈率意而爲之者。信以知遠遊之有益於斯文也。余五度居庸。留京師幾二紀。閱舊藁。無一奇語。始從君挂席南斗。則殆將有進矣。因書以歸清容居士敍。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題跋

書番陽生詩

延祐丙辰余守直玉堂有以詩一編相示曰此番陽忠宣公族孫所作也忠宣忠節起家其子文惠文安文敏三公以宏博登政府奇辭奧學與漆書盤盂相表裏未始以詩名也然則詩果何自哉唐詩之完成於文敏詩繇文敏興矣詩盛於唐終唐盛衰其律體尤爲最精各得所長而音節流暢情致深淺不越乎律呂後之言詩者不能也自次韻出而唐風益絕豪者俚腴者質情性自別皆規規然禪人韻偈爲宗益不復有唐之遺音矣此編意新語清優柔不倨將因先世之編以復唐舊吾知其進未止也噫儒者之事博而且難泛焉以講將勞而寡成守一而充之因以考夫風雅之微旨知詩之立言各有其體諷諫詠賦無不曲盡其情狀精者爲言況於詩而可以易焉余雖未接識因其詩願有以廣之

跋集書金剛經

古佛如來說性本空性空不壞離相常寂相本虛幻若無所住則名實相相由性成乃得堅固凡諸音聲及莊嚴事一念無爲咸獲殊勝譬如燃燈由火所傳百千燈明不見火跡金剛正體廣博妙密擬議分別卽生變滅爰集衆手不涉塵刹三十二分各不相統初無雜亂亦絕知解指有長短字有大小以平等觀

象體洞忘。遍滿一切。不遺錙銖。靈山付囑。亦復如是。慧光印空。如月在水。謂作功德。卽墮輪迴。會稽袁桷書。

書綵衣堂楊次公記後

余讀禮經。首五服於高祖。私怪數十百年。卒未有爲之服者。損益降殺。沿於時王。獨五服定制。不敢有所更易。豈誠有待者耶。今得於綵衣周氏而見之矣。中古之論。上壽百歲。視唐虞時若不相似。或者謂情僞滋多。世日以薄。過是而能壽。非通於陰陽性命之說不能也。陰陽性命。易老相表裏。先天無極。其圖具在。悉傳於希夷陳先生。先儒言之矣。綵衣翁乃得而師之。見於郡志。趙清獻美周屯田致政綵衣詩。皆爲老人所作。湯文清嘗詩而美之。夫何疑焉。昔孫思邈生隋開皇至唐永淳。年過百褒。周公其似之歟。所以蹤於孫思邈之死。其孫未生。五世咸[illegible]孰有如周氏者哉。周今爲饒大族。傳十四世而宋亡。有孫復爲方外之學。嘗聞紹定間。有余君隱于番。號甕隱老人。年九十餘。釋魏伯陽書。自敍源委。謂得於綵衣周氏。君今南歸。試求其書。祖德之傳。則猶可考也。延祐四年二月甲子。會稽袁桷書。

書虞伯生送周南翁序後

大德六年。余嘗作郊祀十議。上於奉常。周漢唐宋僞雜之說。悉釐正之。十年、朝廷作圜丘。得預議焉。位卑而語輕。越職議禮。若有所不可者。勿議焉耳矣。至大辛亥。集賢司直周君。以方士祠祭。乘驛上天壇。行濟源。雍虞伯生氏敍而餞之。將使之推致其節文。以陳于上。旨哉言矣。復議其禮。與沈瘞相近。噫。其信然矣。

禮之祭天未始與山川同舉也地爲社主遺而不言地獨安所附乎或曰祭山縣則地蓋瘞歟禮莫嚴於博士博士秩七品禮官不敢以僚屬待大典禮封謚博士用印專達可否禮官唯諾惟謹伯生奉常三年昔之所蘊見於周君之贈言合方士之說而復有疑焉者其必見於因革矣周君明辨博習所承於虞君者甚厚因其說願得以攷焉其可乎會稽袁桷識

書龍陽傅氏旌表記後

博施濟衆夫子不以與人於易謙則曰稱物平施聖人立言夫豈一偏者哉近世詞華盜衣食者用心褊陋輒以爲大病李君之記藹然忠厚使誠若是當上史館宜書曰某年詔立義倉鼎州龍陽民傅某首入田千畝則國家之義俱得矣惜其事猶未至延祐四年九月會稽袁桷識

書眞定武仁夫靜壽堂記後

仁人心也非性也仁果靜乎靜者仁之所獨性之靜者人之所同也然則聖人之言靜壽其果不可知乎聖人與衆同夫豈獨專其靜哉養其心者惟靜焉耳矣感物而靜斯得之矣感物而動記禮者之失也夫子之言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斯靜也非動也余嘗聞諸胡子胡子本於程子而朱子用之靜動互用陰陽之機非仁靜之說余豈好辯尊其所聞敢因以復於命名者焉會稽袁桷書

書凌生功課曆後

解經而括其義例繫辭傳惟盡之釋章句以盡旨意記禮者得之三傳例立經之義乖矣稽古萬言書之

旨微矣。昔之盛時。口相傳授。猶懼其臆度。玄言與微旨不復有統緒。隱暢之立。是殆猶近古也。明經設而帖括煩。禮科設而義羅作。將安取士哉。深於楚聲。卒悔其篆刻。蘭溪之學。殆未可非也。自王介甫深嫉其說。晚卒不能以救悔。益多而弊益甚。南北分裂。而相師成風者。皆介甫舊制。無以五十百步爲也。皇朝酌準之制。秀士得以自勵。溺於前者。則曰非格律不可。格律焉自出哉。其誕漫不統。則又曰法何自立。竄竊腐語。率意直志。文益弊矣。經益何自而明矣。賈董之對切而婉。婉非將順也。惡盡言而攻上者。非切謂也。便於宣揚。童蒙習之。矯焉以自文者。誠不知其初歟。昔之哲賢由是而知。非愼之至也。師德試于國子。復類登于賓興。譬之適遠。轅無有不正者。勉之哉。俟其成行。有以告矣。爲作功課曆引。越哀牓氏丁巳十一月識。

題進士梁宜致懋亭記後

舍奠墓左。解之者以禮神言之。然則祭墓非古歟。禮生於情。親之至者。彌不可以踰也。在昔先正司馬文正公定家祭禮。弗忍焉者多矣。張宣公獨卓然罷屏。久而深悔。乃卒復之。心之不寧。是則先王有所不廢也。禮經殘缺。非止祭墓焉耳矣。展哭于墓。猶秉周禮。充類以使夫民之歸厚。則今通國所行。誠不曰背於古矣。往牟梁君表其墓亭曰致懋。致懋之著。羹牆之見也。著莫大於思誠。悅親有道。夫豈幽明之間哉。詩云。神保是饗。孝孫有慶。余於彥中見之。求陰於地。莫近於體魄。王侯而下。降殺有等。怵惕悽愴。夫豈禘嘗之謂哉。記禮之失也。余願與梁君深究而辨明焉。

書虞伯生從子豐登字說後

往歲余與伯生甫同官于朝有燬宋故家者瞋目發赤搥數無遺蘊余固曰彼不遜若是耶伯生曰毋庸戚吾徒不振誠有罪當自治以俟定於是悉取天人師友之源委臺閣儀注之損益精思紬繹凜凜然不敢一日廢將二十年伯生率以文詞名諸公楠也力不加進而自治者則亦罔敢豫延祐五年其弟德常登進士第故家之誚將於是乎息今年從子豐登侍仲父來京師以其弟兄之字說來示吳幼清之所期者至矣余何敢言雖然願因大父致政公命名之意而廣焉授地之法休田以逢年者全其力也仁熟之效在於善所養與與翼翼古曰有年其豐登之謂與維致政公德充而位卑重施樂善敦薄與讓休田之義也施于有成曾孫之稼吾見其京且齊矣弼中以文外仲父訓迪有自來矣獨感夫昔者之詬病因以告二子願勉夫哉越袁楠伯長甫書

題徐天民草書

甲申乙酉間余嘗受琴於瓢翁閒譜所從來乃出韓忠獻家蓋通南北所傳皆閣譜宣和譜北爲完顏譜南爲御前祇應譜今紫霞前譜是也韓譜湮廢已久東嘉郭楚望始紹其傳毛楊徐皆祖之不知者咸稱浙譜由毛楊自祕其傳故耳蔡氏四弄稊中散補之其聲無有雷同孰謂浙人能之乎瓢翁洒酣好作草書嘗寫前人悲憤之詞一日言中散廣陵散漫商君臣道喪深致意焉至毛敏仲作塗山專指徵調而雙絃不復轉調與稊意合非深知音者不能又曰學琴當先本書傳俗韻自少仲連得法於其子余以作吏

荒落向嘗作琴述言歷代所譜派系因覽先生遺墨俯仰疇昔今三十六年矣延祐六年仲夏丁丑越袁桷書

書栝蒼周衡之詩編

詩有經緯焉詩之正也有正變焉後人闡益之說也傷時之失溢於諷刺者果皆變乎樂府基於漢實本於詩考其言皆非愉悅之語若是則均謂之變矣歟建安黃初之作婉而平矞而不怨擬詩之正可乎濫觴於唐以文爲詩者韓吏部始然而舂容激昂於其近體猶規規然守繩墨詩之法猶在也宋世諸儒一切直致謂理卽詩也取乎平近者爲貴禪人偈語似之矣擬諸採詩之官誠不若是淺蘇黃傑出遂悉取歷代言詩者之法而更變焉音節淩厲闡幽揭明智析於秋毫數殫於章亥詩益盡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學詩者咸宗之栝蒼周君衡之游京師極其游目之所寓悉歸於詩浩溢閎博蓋將因言以宣情而於眉山公之學深有慕而跂之者其爲志亦勤矣夫水宗於海百折而卒至者非一日之功也故余力敍詩學之源委俾反而求之周君氣盛年富進進不懈異日肯會必當以余言爲然也延祐六年閏八月庚申前史官會稽袁桷書

書仇按察父訓子詩後

淵明退之諸賢惓惓訓子形於歌詩聽之藐藐迄不能繼父業手澤存焉之戒良可悲也獨康節先生有子伯溫捧其先人之詩日篤不墜卒有成立此蓋絕無而僅有今觀致政仇公三詩遺墨如新其子按察

清節吏能炳炳可紀用不展志諸孫嶄然各自立宦業有法曰以祖訓爲則顏氏之庭誥柳氏之家範奕葉毋變今於仇氏之門見之矣書曰汝克昭乃顯祖用成爾顯德勉之哉

跋王使君都中年像圖詩卷

粵昔故家江左之王贊皇之李其高自標致不以華腴爲可貴故其淩厲絕俗則有若元禮文饒官爲一集卓然以名閥自重其視世胄珥貂紆綬猶褓中兒耳閩王侯都中幼歲登膴仕抱負奇氣折節慕義其爲政先愷悌而後功利宦績光顯爲東南牧守表官爲一象蓋將憫歲月之如流厲志考德俾日進焉若年之有加而無歉也抑嘗聞之今之爲吏起於荒簉嘗病不知其所爲蓋其習講之道非有所素也宦學之門受察於父兄之側溷事剖析白首吏拱手不敢議其徽取者良有自來楠念昔曾大父太師樞密越公嘉定間以著作郎考南省多士獨得參政留耕先生後登上第直道大節爲淳祐全臣雖不及相天下士今猶嗟惜之施于諸孫詩書之澤蓋未已也楠學不加進懼世德之微凜然自治敢以通家之舊願相與勉焉以求似夫世臣之文獻金章紫綬豈足爲吾兩家榮觀哉延祐六年八月辛丑契家弟四明袁楠書

題樓生詩集

海陰陳處士嘗言吾婦兄樓某善治生昧爽以興即整理靡密某租某山出入俱有法又治其所嘗往來罔缺怠於是酌酒盡暮暮而醒醒而吟凡是者三十年樓之上世故爲吳越王鎮遏使因所居有廟里民

祠之幾四百年。今樓君已下世。其子崧伯爲余弟之子之夫。始以其集相示曰。疎懶嘻。若前言果疎懶邪。詩盛於江西。吾鄉以詩自名者率祖之。其浸淫者爲韓梅。壬午癸未歲。余始悔悟。海陰譏之曰。自言學術有悟門。不謂師承廢於是。今讀樓君詩。天和混融。不露斧鑿。而其平澹造詣。有陶韋之風焉。理勝則無疵。果有疵。議者不能發口。文士善譏評。後率不振。僕不敢若是。書以歸尚勉之。雅俗類厥考。足永遠矣。

書茅生家譜

余待罪翰林。嘗草三茅君加封制書。深以爲神仙家功行累積。子孫必盛。茅爲希姓。則今江南茅氏。豈其苗裔也與。或曰。三茅君既仙去。安得有後。余應之曰。老子爲道祖。老子之子宗。五傳而爲王太傅。今李姓皆祖。則茅氏之祖也。夫何疑。吾鄉公相家。受原伯魯之誚。厚貲腴田。談笑立棄。其困辱有下於皁隸甚者。發丘壠。惡言其家世之盛。靖觀茅氏之自重。有泚其顙者多矣。漢世以試籀書始得爲吏。而唐宋制令。玉册官必通文詞者。始得爲茅氏守墓。猶近於儒者之事矣。盛德若不足。老子之旨尚勉哉。必有以興復矣。

跋子昂贈李公茂詩

松雪翁詩法高踵魏晉。爲律詩則專守唐法。故雖造次酬答。必守典則。然於贈別等詩。則僅見之淮陰李公茂。胸次磊落。言論吐冰雪。擅幕府盡諾事無停留。士大夫喜從之游。宜松雪翁纏綿而樂道之。阮公服常白觀此足爲人物論矣。

跋宜春夏君與上饒陳先生文蔚講經書問

自武夷之說行。其門人矜重自祕。皆株守拱立。不能親有所明辨。獨勉齋黃公。奮然衞道。以其同焉者析之。曲焉者直之。使後之人無以議湯文清公後出。復以昔之所深疑者充廓之。是則武夷之忠臣矣。今觀宜春夏先生自明。壯歲從上饒陳先生文蔚問答疑難。無苟同之病。紬繹微旨。夐然於尊聞之外。汲井養源。端木表正。蓄德集善。至是盡矣。其孫震以進士來京師。以楠族叔祖特進尚書公遺墨相示。蓋守宜春時。與其大父交好良厚。今八十年矣。師友道喪。愚者守之。薄者背之。欲求其自得者不可得。夷考武夷稗中庸與易傳。輒異夫程楊者。夫豈得已。觀此得以攷焉。

題何子方丹書後

金石草木藥品。見於神農書。二者不得以偏廢也。自唐世方士飾侈說以動上聽。卒致躁僨以弊。或者不察。遂因以置議焉。厥今四海一轍。而南北方劑判爲二塗。昔人嘗言藏用檐頭三斗火。陳承篋內一壺冰。二者胥失之矣。金石變化。鄰於鴻寶。故昔得道之士。近取於身而法之。內外交養。厥功著焉。今世所傳。實祖劉先生爾朱先生余嘗得其書而讀之。水火之騰降。日月之摩盪。差毫髮則不能成也。故其起死也如神。而非以增其聲色之奉。歷亘古而不可廢者。其說具在。貴溪何大方、料簡切於人用者爲十二方。本於神農。參於難素。復以五金八石之論曲暢而闡微焉。其師陳君善父。號名醫。宋世公卿深重之。泉源木本。有自來矣。合南北之偏。於大方有望。嘗聞龍虎經、有火記六百散落雲笈。願歸而求之。則其藥愈神。而人益信矣。年月日。四明袁桷書。

書江陵唐氏族譜後

集賢脩譔番陽吳公善作江陵唐府君墓銘敍述世系於質肅公八世矣府君之子洞雲願揭德正傳俾柄有述焉維質肅公立朝偉節在宋史而獨減死令莫定是否敢於府君之誌而詳言之熙寧元年著謀殺已傷自首者減二等爲定律主是議者王安石許遵也非是議不得行者參知政事唐公御史中丞呂公獻可判刑部劉孝叔御史劉公玉錢安道翰林學士司馬公也許遵在宋循吏傳蘇黃門深取之且謂其年高多子孫由減罪之報柄考宋史則減殺議自登州婦人殺夫自首始唐公論爲綱常本王許之議非也公以新法憤死後詳定勅令者卒於是而兩疑焉宜定律曰謀殺自首減等如遵議在天屬如唐公議若是則兩得之矣公之子淑問爲名御史是唐公亦誠有後哉唐故餘杭大族侍讀學士詢實同所自其居江陵由公父殿直君始質肅公事實紀其諸孫在朝著歷歷可考宋社既亡衣冠故絡闔郡不能以一二觀吳君所爲銘則世次猶可考也抑嘗聞之鮑靚以司隸系孫爲道士王遠知以琅邪太傅孫爲茅山觀主皆知名當時今洞雲佐治開元宮居京師二十年貞幹善謀其源委有自來矣夫樂道人之善儒者之事質肅公之不得伸於一時事若有待庸書碑陰以告夫爲史官者有攷焉

書永嘉王母香几銘

記禮者之言曰先祖之德善功烈鼎而銘之衞孔悝是也嘉言不忘子張之書紳是也席机觴豆受於老臣則几銘舊矣況母訓乎口澤之存歲久則弊爲文傳信几之存亡復何預焉以儒成名几之銘滋久矣

庸書以俟。

跋劉眞人帖

養生家性命分爲二途。而性宗之說與命宗各有七焉。丘祖師以談笑詼譎。活中州萬姓。至其二傳爲長生劉眞人。或疑其有留滯之意。嘗讀淵明詩有云。感彼柏下人。深有感愴。劉眞人則曰。墓中長有眞空景。豈非先兆乎。至治二年春二月丁卯。拜醮長春宮。爲長沙余君善之書。

題姚雪齋右丞草書

金源諸賢。皆師懷素。其法由黃太史始。蓋一時崇尙蘇黃。遡本以求。則黃本懷素。蘇本徐季海。二美兼備。則雪齋先生俱得之。詩昉於蘇。駸駸乎太白矣。字源於黃。則與之俱爲醉素之弟子矣。柟也獲游玉堂。得與其猶子承旨公侍筆硯。繼入集賢。復與公之子侍論議。今觀遺墨。敢發明前賢之淵懿。使後者得有攷焉。至治二年會稽袁柟書于悅心堂。

書姚牧庵贈播州楊安撫漢英樂府

大德末年。柟以史屬預脩成宗實錄。于時承旨姚先生實領史事。見其塗抹詳定。若不經意。而一受潤色。卽粲然與班馬竝。此殆其天資學力。相須以成者。思播楊侯朝覲本末。見於太史。先生執筆。尤致意焉。惟昔楊侯以中原大族。世領夔府羈縻之州。當蜀破。一時名士咸往依。故其文獻承接的有源委。聚書訓子。益振起光采。推姚公不妄許與之心。是所謂立賢無方。則凡司文衡取士類於是有攷。侯之子頤正君來

都。溫愼儒雅。與之論前朝事。悉纚纚不絕。示姚公所贈樂府。因書以歸之。

書葉信公家問後

信公貴爲宰輔。不忘貧約舊事。壯歲客吾里。從學城南楊氏書塾。楊氏館遇甚厚。咸淳丙寅。以資政守四明。舊往還皆重報之。而以次子通判應友君爲楊壻。人咸服其盛德。咸淳政事。一歸賈相。江公萬里以告老去。馬公廷鸞以稱病去。信公先二公以歸。賈每憾之。後再召。將中以事。而公卒由曹娥以遁。天時人事至此。有不能容力。可勝道哉。竹友君嘗獲識于先人侍側。廣額豐下。其談論猶有王謝家風度。俯仰四十年。而其子能以方外士保其家譜。信公諸孫。於余爲外表。則漸就零落。浮雲變更。夫豈葉氏。敬觀遺墨。爲之愴然。至治二年秋九月癸丑。袁桷書。

書楊安撫訓子詩後

魯周公傳三十四世。夫子紀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所不忍言。是則伯禽以後爲無聞矣。家訓之嚴。莫盛於魯柳。若包孝肅、司馬文正、庭誥儼在。至諸孫而靡傳。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豈徒言哉。播川楊忠宣公。其子襲爵。作詩訓示。韋玄成之詩有曰。於戲後人。惟肅惟謹。無忝顯祖。以蕃漢室。公之詩有焉。今宣撫君盛年執謙。問學日積。金玉厥躬。以承休譽。克昭乃顯祖。視魯公世家。實爲有光。尚勉之哉。則忠宣公實永不朽矣。

題吳浩然詩卷

讀羣公詩。玩把不能去手。氣與理俱明矣。氣由物以成形。而下者爲道邪。爲人邪。人心非與道悖。亦非氣質。舉世相承。吾何敢言。觀浩然亦知道矣。

書朱氏精舍圖詩卷後

婺女史學之盛。有三家焉。東萊之學。據經以考同異。而書事之法。得於夫子之義例。以褒貶而言者。非夫子旨矣。龍川陳同父。急於當時之利害。召人心感上意。激頑警媮。深以爲世道標準。志不成而年逝。識者悲其不遇焉。說齋唐與政蒐集精要。綱挈領正。俾君臣得以有考。禮樂天人。圖書之會粹。力返於古。是則論史者無遺蘊矣。噫。自宗忠簡公以經濟才不得展用。故其鄉之後進。匡國輔世爲首。論人事不齊。則亦曰有數焉耳矣。方咸淳初。義烏朱氏兄弟四人。竝登進士第。而伯仲季尤得名。其季宰定海。余得識之。見其貫今古。若身歷而知其是否。其爲文簡而明。據會以歸于一者也。竦然以叩之。則曰吾於伯仲曷敢望。後聞其兄仲晦君燁。論事廟堂。與南士持政柄者不合。爲理成精舍圖以歸。而中原忠純儒雅之士。藻繪褒拂。皆今士大夫之所仰慕而不可見者。亦盛矣哉。近世南北之黨分。朱君以越產。不合於南士。而中原諸賢。有愛於朱君。審諸賢忠厚之至。則朱君之承接者。必有其道。立賢無方。於諸賢見之。羣而不黨。於朱君見之。於是夫重有感焉。

書楊御史奏稾後

御史言事。有二不幸焉。折羣陰初萌之機。論國是於未定之日。若難矣。不至履其危而蹈其禍也。至若姦

孽肆兇。株黨連結。箝口拱手者。千士一律。至是而有言焉。非夫捨成敗死生不能也。鄒迫鄉審於田承君。劉元城決於母氏。其所處既定。故其直節焯焯偉著。有若楊御史之言事。其感憤厲奮。悉出胷臆。嶺海刀鑊。雖在目睫。猶往矣。忠矣哉。昔人嘗言御史以言事得名。有關夫世道之升降。方今天子聖明。小大臣罔不承恪。楊君論思辰告。非若前日之難。匪初惟艱。尚懋敬之。以永終譽。

題潘伯潤家譜

幼歲聞寧海潘繁昌公以文學政事得名。羣公交薦。久官江淮。其猶子伯潤。嘗從以行。飛牋急檄。一時爭稱道之。科舉既廢。假館浙右。辱其講授者。皆楚楚可觀。然而剛不容物。論事直見底蘊。脂韋者良忌之。每語繁昌公。輒涕洟見于顏面。繁昌死無後。逃難蕩析。而伯潤垂白服斬衰以繼。晚歲手書宗譜以示其子。惓惓于繁昌尤切。噫。今世以田宅財物爭爲後。若繁昌之死。當掉去不顧矣。伯潤所爲。誠足以警厲薄俗。子孫其有興者。願書此以俟。至治三年十月。袁桷書。

書鮑仲華詩後

宋太宗眞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薾之失。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絺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深者極淩厲。摩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國風之旨。則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今之言文章者。皆其門人。而於詩則不復有同焉。嘗深疑之。其力不能似之與。抑其心之和平不得與之同與。降于後宋。

言詩者人人殊而歐陽子之詩訖未有宗之者滁陽鮑君庭桂仲華以詩一編介余所從游郝君時升求余敍語完氣平其於景也不刻削以爲能順其自然以合於理之正考其從來有似夫歐陽子之旨矣今滁人思公數百年猶一日也而其篇詠見於一泉一石者復得其遺民而宗仰之仁聲之入人深於是乎見晉本乎唐憂深思遠有堯遺風余於仲華其殆近之與至治三年十有二月某日袁桷書

書李弘道朝天錄

司馬氏探極南北之游蹟私怪其動心導志不專爲書晚歲憤悱始以游歷者散見於紀傳入于渤海則禹所傳者異矣歷歷代之書以爲言其沿革旁分而散見誠宜矣自漢趙充國班超於金城玉門纖悉利害至唐西南備邊亦得其要領是誠有指歸夫古之善使者必通達道里周知隘塞爲主上道若曰行記南北之變易詢於道途父老之說蓋未足憑也今天下一家由淮而燕者同一舟轍淮泗合流九河故道諸儒置議不已游於京城山前十六郡之名漫不能考陸務觀范至能攜志書以行或猶有詬病之者豫章李君以能爲北行錄簡而明博而文而於在朝之羣彥深咸致意焉桷也學未足以傳後願刪之以俟他日之成也

書赫合哩松年案舊作紇石烈下同通甫詩後

言詩者以三百篇爲宗主論固善矣然而鄙淺直致幾如俗語之有韻者或病之則曰是性情之眞奚以工爲千士一律迄莫敢議其非是赫合哩堯臣示其先府君怡閒吟藁一編玩其詞旨藻繪融液一本於

大曆貞元之盛而幽深婉順則幾於國風之正矣府君舊貴族遺言雅聞得於先朝之故老壯歲轍迹半天下富盛嚮愁感慨歡悅之事目受而心會冥搜遠想不極其摹寫不止用意若是故成就實足以自見楠舊得拜府君於堂下聆其議論明絜而簡易讀其詩如親見之焉泰定元年三月某日袁楠書

書郝伯常經題黃鶴樓水龍吟後

郝公以使事館儀眞日樸被蓐食引馬於庭下請歸館使謝以未有旨如是者十有六年在館中觀書不輟其未見者從制置司以假所作蜀漢書皆拘留時藁定方是時宋相以滔天之惡蒙蔽朝論士夫咸以道學緣飾殆如風痺不知痛痒公蓋目覩其弊今觀此詞其意旨可知矣公之子爲侍讀學士嘗與楠言公奉使時侍讀甫四歲後回京師年十九以戎服見拜且泣公閉目不顧進退不敢其父友命易衣冠以進始與語焉前賢典刑峻整若是視近時父兄之御子弟泚顙實多因書舊聞以補遺事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楠書

書張子仁少監族譜後

張侍中曾孫忠文公叔夜忠確公克戩皆以死節表表著靖康宋史忠義傳兄弟竝立餘人不能兼也後其子孫入南一在四明一在福唐紹興推恩蓋首及之都水少監張君子仁蓋其裔孫惓惓以宗譜未備網羅附綴支分而派別之歷歷在指掌其勤且勞積二十年始成焉族譜散軼皆由兵戎之遷徙晉世故家南北隔絕各立譜系元魏以來賜姓紛雜譜莫能考歐陽子作宰相表用志良苦而私爲渤海譜猶有

缺文是則爲譜者誠不易矣今子仁能追考其所自又復以職業自見光于前人其官都水興廢舉軼廟堂以其諳歷陞其官以居然子仁有不懌者柄曰胡安定先生以水利爲一科故其弟子若羅適顧臨皆爲名監司水土職在司空古九不輕世以善理財穀爲能吏厥今漕渠之粟歲致千萬石數倍遼海不害于民而京師益以羨吾知考治行者必以子仁爲首夫何慊然因書其宗譜且以勉焉

跋吳子高詩

詩本性情能知之矣本於法度知之不能詳矣風雅頌體有三焉釋雅頌復有異焉夫子之別明矣黃初而降能知風之爲風若雅頌則雜然不知其要領至於盛唐猶守其遺法而不變而雅頌之作得之者十無二三焉故夫綺心者流麗而莫返抗志者豪宕而莫拘卒至天其天年而世之年盛意滿者猶不悟何也楊劉弊絕歐梅興焉於六義經緯得之而有遺者也江西大行詩之法度益不能以振陵夷渡南糜爛而不可救入於浮屠老氏證道之言弊孰能以救哉吳子高居湖湘爲詩以法度自守高者騰霄漢幽者抉泉石憂樂得中合於採詩之說矣候神人於執期望飛仙於蓬瀛侈心之萌帝者之事公卿之作雅頌得之願與子高異日相見而論焉燕都宋本誠甫進士第一橐子高詩俾有語遂書以歸之